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 
第一百回 王隆吉怡親慶雙壽 夏逢若犯科遭極邊

卻說譚紹聞同張正心、婁樸辭了盛氏昆仲，坐車而回，一夕無話。到了次日早起，方欲繕寫履歷，送與盛宅辦部咨，打算上京事體。尚未早膳，只見表兄王隆吉到了。見了姑娘為禮，說道：「前日姑娘到家，姪兒在外做了一宗棉花生意，及至回家，我娘說姑娘走了；我料姑娘久不回家，必定住下，不料走了。昨日爹爹自漢口回來，表弟去瞧。吃了早飯，急忙上盛宅去，說盛宅請他哩，不敢留他多停。」王氏道：「盛宅沒請你麼？你與福兒、夏家與盛宅俱拜過弟兄，難說單單請他一個？」隆吉答道：「結拜弟兄，不過一時相厚，三天不見，這個想那個，那個想這個。久而久之，丟的淡了，見了還裝不認的，那裡還想起來。表弟中了副車，這新鄉紳、舊公子，正好一路兒廝跟。我是個生意人，如何搭配得上；夏家住了衙門，一發是不敢進正經場兒。」王氏道：「男人們，一發是這個光景。像俺女人們拜過乾姊妹，隔二年不見還想的慌。」隆吉道：「拜乾弟兄，男人家不必；拜乾姊妹，女人家更不可。」王氏道：「你姑夫在日，常如此說，我只說他性子怪，說這咬群話兒。誰知你今日，也是這般說。」隆吉道：「姪子如何比得姑夫。像我姑夫在日，與婁、孔、程、張、蘇諸老先生，活著是好相與，死了還不變心，他們何嘗結拜過？」王氏道：「這幾個人我是知道的，果然待咱這一家子，死了跟活著總是一樣子，我如今看出來是真的。」王隆吉笑道：「我與姑娘說一宗笑話兒。我前一日在鋪內坐著，咱省城第三巷丁家，是走過京的，聽說他是闖世道哩，到處有他的朋友。他到鋪內拿銀子換錢，要使二十千錢，我搬與他。他的銀子，二十兩不足錢數，腰裡瓶口又掏出一小封銀子補完，恰恰不多，連包兒交給我。我看看包兒，是有字紅帖，細看卻是他換帖朋友的祖宗三代，以及子弟。

那在京時，也不知怎的親熱，怎的稠密，今日酒，明日席，今日戲園子，明日打搗子。出的京來，沒上一月，把朋友的祖宗三代以及子弟名諱，都裝在腰裡，還送與別人，他還不知道哩。」

譚紹聞忍不住也笑起來，簣初卻歎了一口氣。

早飯已熟，紹聞請隆吉到前廳。隆吉看了書鋪、大門，細聲道：「這果然是王中挖出菜園的銀子贖回麼？」紹聞道：「的真如此。」隆吉道：「難得！難得！就是咱兩個親表兄弟，我得了這銀子，我就要瞞你；縱然我想給你些，又怕你得了少的，還想多的，只怕還告我哩。好個王中，難得！難得！」紹聞道：「不在這一千銀子，只在這個心腸。他有這宗好處，久後咱家興官、用威相公，誰敢錯待他？良心也過不去。直是如今已不作家人相待，只還不曾退還他家投詞。久之，怕他家子孫，受人家的氣，說是譚家世奴。怎的與他結門親事，與他成了姻眷，可免得晚生下輩口舌。此事最難掉轉，我還不曾有個主意。叫他走到別省外府，這裡現在少不了他，他也不會走的；等他兒子遠離，現在才出了滿月，慢慢的想法子。」

隆吉道：「王中的事，表弟慢慢的想法子。我的事，只要你緊緊的出個妙策。」紹聞笑道：「表兄什麼緊事？」隆吉道：「你舅這十三日生辰，表弟去不去外紹聞道：「年年是去的，外甥豈敢忘了舅的生日。」隆吉道：「你姪子十五日生日，表弟去不去？」紹聞道：「又豈有不去之理？我小著時候，時常與你姑娘一住三天，到十六日回來。我還記的，表兄更記的。」

隆吉道：「這做生日一事，你舅、你姪子老兩口，如今大不合。這該怎的處？」紹聞道：「還照常年舊例，老夫婦有啥不合哩？」隆吉道：「如今曲米街鄰居比舍、街上鋪戶，要送戲哩。十三日早晨就有戲，要唱到十五日。夫婦雙慶，送錦帳、鼓樂、炮手。」紹聞道：「舅與姪子，幼年不是富厚日子，至如今生意發財，與表兄買了兩所市房，五頃多地，菜園一個，又有孫子孫女。街坊有這美意，老兩口坐在張燈掛彩棚下，喝一杯鄉黨慶壽酒，看三出吉祥戲，也是我舅渡江涉湖掙的錢，兒子借這個光彩盡一點孝心，還有什麼難處的事？」隆吉道：「你舅斷斷乎不依的。才自漢口回來，街坊就有此一轟，你舅不敢承當。街坊只管出約單。你舅知道了，黃昏裡熱了一盞酒，把我叫到賬房裡，說起這宗話。我斟上酒，老人家吃著，開口道：

『這一鋪張，董的人情大了，你一個人掌櫃，又要還人家禮，又要打探人家喜事，顧的應酬，顧不的生意。我老了，你祖宗要親自到。又怕誤了人家禮節，又怕得罪人，將來還怕那日子吃虧。不如自己備上一席菜，煮上一鍋面，我吃了我心裡受用。

我不願意叫你在外邊人家事體上慌張。』」紹聞道：「我舅是疼兒心腸。表兄你該說：『送禮不過是本城，關廂裡就少了。不過留下慶壽的禮簿，逢著人家的事，午刻到，未時回來，外邊不誤，自己也不誤。爹爹只管放心。』禮尚往來，難說閉住門吃飽飯，也不是人生一世的光景。」王隆吉道：「我也是這樣說，你舅總是不依。你舅說著，就眼裡噙著淚，手裡擎著酒，一聲歎道：『我的日子不是容易的。自幼兒（貝青）的產業薄，一年衣食都有些欠缺。從街上過，看見飯鋪酒肉，心中也想吃，因手裡錢短，把淡唾沫咽兩口過去了。這話我一輩子不曾對你娘說過。做個小生意，一天有添一百的，也有一天添十數文的，也有一天不發市的，問乎也有折本的。少添些，我心裡喜歡，就對你娘說，哄他同我扎掙；折了本錢，自己心裡難過，對你娘還說是又掙了些。人家欠賬，不敢哼一點大氣兒。後來天隨人意，生意漸漸的好了。你在姑夫家唸書，先生、姑夫都不願意你回來，我豈不知是好意，只為十兩身錢，就狠一狠叫你下了學。本錢漸漸大了，學出外做生意，到江南，走漢口，船上怕風怕賊。到大地方還有船多仗膽，偶然到個小地方灣了船，偏偏岸上有戲，人家男男女女歡天喜地的聽唱，我在船上怕人雜有賊，自己裝的貨船兩三隻，又怕水手就是賊，一夜何嘗合過眼。單單熬到日頭髮紅時，我又有命了。又一遭兒離漢口不過三里，登時大風暴起了，自己貨船在江水裡要漂，眼看著人家船落了三隻，連水手舵工也不見個蹤影。如今看見咱家孩子們吃肉穿花衣裳，心裡委實喜歡，心裡說：你們享用，也不枉你爺爺受半輩子苦楚。若是門前搭檯子唱戲，說是我生日哩，我獨自想起我在江湖中，不知那一日是週年哩。到明日十三日，只以孫娃們跟我一桌兒齊吃起來，任你擺海參，燕窩，猩唇，豹胎的席，我掙的，我的兒孫外甥兒吃，我心裡自在。但說唱戲，那是外局，我不願。』」紹聞道：「舅既如此說，俱是他心肝眼兒的話，就照著這行。」隆吉道：「你姪子又不依」的。你姪子說：『受了半輩子淡泊，如今發了成萬銀子的財，十三日你爹爹生日，有客做生，過了兩天我生日，吃屍氣肉，喝洗唇子酒。俺娘家幾門子人，都來當客封禮，我受不哩這殘茶剩水。不如一遭兒做生日，唱上一台戲，擺上一二十席菜，也不說是爹是娘。看我說的是也不是？』」紹聞道：「這說的也有理。慢慢勸著，好事兒不弄出參差才好。」隆吉道：「我不敢勸，再勸時，你姪子連我也誇起來。我說爹爹江湖受了苦，才說了一句，你姪子說：『我在家也操了心。若不是我生的好兒子，依我擘畫，他在外，兒子在家亂嫖亂賭，把他的苦瞎搭了，還氣出病來。』」紹聞道：「姪子此說也有理。畢竟該依那位老哩行呢？」隆吉道：「我向表弟領教，該照那一說兒行。」紹聞道：「該照舅說的行。」隆吉道：「照你舅那一說行不下去。

你舅說的是內心苦楚，你姪子說的是外邊勢法；你舅說的是自己一個人的話，你姪子說的是眾人眾話。」紹聞道：「還有誰哩？」隆吉附耳低聲道：「當日認的乾親，姑姑姨齊攬掇，老鴉野雀都揀旺處飛。我外爺曹家一大戶，當日並不認的遠門子舅，今日都要隨分子送戲。才說你舅不甚願意，那些遠門子舅，還沒我歲數大，一開口便罵我：『休聽那守財奴老姐夫話！』就是本門子舅，都是好熱鬧性情，怎比得你舅，再不敢管俺姑夫事。他時常說：『咱是小戶生意人家，你姑夫是官宦讀書世族，他家的事，咱隔著一層紙，如隔著萬重山。』」表弟，你問俺姑夫的事，你舅曾攬過一句話否？如今我家是小戶，可憐我舅家更小戶，單只仗著族眾，便是大家。當日做小生意時，沒人把我當成外甥，今日少站的住了，就新添許多族舅。表弟，我央你與你舅商量，勸的老人家回心轉意，胡弄台戲，掛上幾幅綾條子，擺上兩盆花兒，扯上一匹紅綢子，吊上一對紗燈，就把親戚打發的喜歡。不過花上不滿百的銀子。好席好酒，他們就說我王隆吉是個孝子，做下光前裕後的大事。表弟今日是你舅得意的外甥，就央表弟去，一勸就行了。省的老人家屈心，再沒人知曉。表弟能說的兩位老人家和諧，也算外甥一點真孝。」

譚翊果與隆吉同見王春宇，委曲婉轉說了一番。王春宇回心歡喜道：「我的心，只有一個人知曉，就叫他們唱去。省的人不明白，還說我是捨不的錢，只是胡攪。可憐我王春宇若仍是當年精窮，誰做生日哩？何況於戲。我再沒的說，夫婦同慶遮遮外人眼

目，免外人口舌罷。可憐我這小戶人家，親戚除了你家，別哩俱是昏天黑地，更可憐他們還自認為聰明第一，豈不恟恟的叫入死去麼？唱唱唱，沒甚說。外甥你回去罷，到那日早些送娘來看戲。我有一句要緊話：興官才進了學，不要叫他來，休叫他在這俗場子上走動。我不唯不怪他，我還喜歡他。」

果然到了十三日，譚紹聞置下壽儀，同母親坐車而來。行了外甥祝舅氏之禮，與舅氏照客。到晚，母親住下，紹聞回去。

到了十五日，紹聞又置下壽儀，坐的車來。行了外甥祝姪子之禮，姪曹氏喜歡的了不的。又照了一天客，晚上同母親坐車而回。」

三日已完，一切鄰居街坊，無不誇王春宇大爺果然舍的錢，酒是好酒，席是好席；王隆吉相公孝心感動天地，一天晴似一天，無岡無雨，整整的熱鬧了三天三夜；譚念修老爺，雖說是紳衿，真正眼孔不大，不論貧富高低人，俱看到眼裡，將來要中狀元、探花。這些人直誇了十來天，方才淡淡的歇了。

內中就有細心人說，沒見譚家新秀才看戲。偏有人說：

「我親見新秀才來了，他是個十四五小孩子，在家裡陪那女客哩。」正是：

堪憐闌闌蓬麻，隨意高低謗與誇；

莫問市上真有虎，須知杯中早無蛇。

海樓縹緲仙三島，驛路寬平鬼一車。

靜坐許由河畔草，東風入耳不妨賒。

不言王隆吉椿萱並慶，單說譚紹聞在舅氏家盡了賢宅相之誼，十五日晚上坐車而回。到衙門口轉彎將進後門，月色大明，只見兩個人站在門邊。車到時，一個人望轅叩首，響騰崩角。

紹聞急下車來，那人細聲喊道：「救我！救我！」仔細一看，乃是夏鼎。旁一個人，像是公差模樣，卻不言語。

紹聞道：「這是怎樣說呢。」夏鼎道：「有句緊話，須得空閒處細說。」紹聞扶持母親，自進後院。身上鑰匙袋兒，有後書房鑰匙一把，紹聞前行，那兩人跟定，開了書房門，紹聞讓兩人先進。那人道：「老爺先行，小的不敢。」紹聞走到屋裡，二人走進，先磕了頭，紹聞扯住，說：「我去取個燈來。」

夏鼎道：「不用燈照，事急，說了罷。」紹聞道：「坐下講。」夏鼎道：「站著說罷。我住道台衙門，蒙門上梅二爺抬舉，賞了一名買辦，我真真是公買公賣，不弄官家一個錢，不強拿鋪戶一個錢貨。不知怎的梅二爺聽了閒言核月帳，這一月適少了七兩八錢四分銀子不對頭。大老爺你想，銀子整出碎使，那秤頭上邊，怎能沒個兌搭？自古道攢金會多，分金會少。這一月五七百兩，如何能一個卯眼兒下一個楔子哩？門上梅二爺性情，開口是個鎖字，說：『鎖了！』交與這個朱頭兒押住。晚上送庫官宋老爺打二十板子革了。我說小的賠出來就是。梅二爺把轉筒一扭關了，不得再回一句話。少爺可憐我，差是不願意住了，只求救一救，免二十板子。」紹聞道：「我如何救你法。」夏鼎道：「大老爺曾差梅二爺修墳院。只用少爺一句話，或用一條字兒，就免了。」紹聞道：「衙門如何可通字跡呢？」

夏鼎跪下，那個差役也跪下，說道：「小的押著他，他央小的，瞞上不瞞下，黃昏出街來央少爺。少爺只到衙門一走，少爺即把事完了。小的為朋友心也完了。少爺想情。」夏鼎道：「我脖子裡還帶著鎖哩，大領子遮著，黑夜裡急切看不見。鏈子藏在懷裡。少爺不信請看。」將手一鬆，那鐵鏈子忽刺一聲，面前就是一大堆。說：「少爺不承當衙門走一回，我就跪死在這裡，不過污少爺一塊土。」

譚紹聞是心慈面軟的人，當下又沒法子開脫，只得承許。

二人磕頭而起，說：「等不得二鼓，少爺要早到。」二人去訖。這紹聞作難，直愁了一更。將欲失信，夏鼎跪前跪後，情亦可憐；將欲踐約，這道大人向來雅望，一旦看成下流，況且事必不能行。只是小人急了，也不管人家身份體面，只是個奴顏婢膝，難人以萬不可乾之事。明日何以對兒子。

千難萬難，瞞了簣初？獨自騎一匹馬，說往婁宅問個上京信兒，徑上道衙而來。恰逢一群衙役攬著夏鼎上酒館吃澆腎酒。

紹聞一見，撥馬而回，心中想道：「古人云，不可一日近小人，真金石之言。回家好對簣初說，他日做官立朝之道，視此矣。」

卻說夏鼎責革之後，追繳七兩八錢四分銀子完款。他還有一向乾沒侵蝕銀兩，尚可度日。急乃棒瘡平復，育謫狡難俊，私交刻字匠，刻成葉子紙牌版，刷印袞裁售買，以圖作姦犯科之厚利。後來祥符有人命賭案，在夏鼎家起出牌版，只得按律究擬，私造賭具，遣發極邊四千里，就完了夏鼎一生公案。若必窮形極狀，以快看官疾惡之心，未免有褻筆墨，且失著述家忠厚之意。

要知譚紹聞與婁樸、盛希瑗怎的上京，下回自有分解。

## 第一百零一回盛希瑗觸忿邯鄲縣婁厚存探古趙州橋

卻說譚紹聞、盛希瑗伴婁樸，准擬正月初六日赴京入國子監肄業。年內，盛希喬已將肄業緣由，在祥符縣遞呈，申詳學憲，知會撫台，辦好部咨。俱是舊識錢萬里包辦，滿相公跟隨，酌給筆資。單等過年啟程。

盛希瑗盤費，都是老母所藏宦囊，那有不滿給小兒的。至譚紹聞盤費，當瘡痍少平之後，不能無藉周章。年內外，王春宇送銀八十兩，巫家送來二十兩。孔耘軒、張類村與姪張正心、程嵩淑、蘇霖臣亦得各有贖儀。

初二日，紹聞及簣初同詣道署叩節，稟上京肄業之期。觀察道：「成均肄業，亦是上進之階。留心北闈，能以考中，則春闈在即，可省來年冬春跋涉之苦。簣初姪怎的讀書呢？」紹聞把父執張類村課誦，外父孔耘軒批課，一一詳稟。觀察向簣初道：「每月課藝十五六篇不等，即以原稿原批送署，我還有擘畫你成人的話。我吩咐門上，一到即傳，斷不至守候費時。」

即叫梅克仁說明，梅克仁答了個「是」字而去。觀察道：「我還有京邸親戚書札，明日送去。到京看封皮簽子投遞。」話完，紹聞父子辭出。

到了次日，書稟四封，贖儀一百二十兩，送到譚宅來。這街坊鄰親路菜微贖，又受了幾家。到初五日晚夕，母親王氏賞了家錢酒席，紹聞囑了家務，合家勸些保重話頭。

到了起程之日，紹聞跟的雙慶，又收了一個家丁名叫華封。

皮箱竹籠，被衣衣搭，裝在車上。簣初王象蓋跟送，到了盛宅。

見節方畢，婁樸來到，跟人兩個，也見了節禮。希瑗跟了家人兩個，舊隨兩個，共四人。盛希喬僱大車五輛，已訂明譚、婁不必另僱車輛，共合一幫。

盛希喬設了酒席，婁譚並坐上面，簣初打橫，盛氏兄弟對坐相陪。廳上勸酒囑話，門首捆載箱籠。早飯畢，賓主同出大門，婁譚向希喬作謝上車。希瑗又與哥哥說了幾句秘商的話，作揖稟辭，也上了車。各家人等希喬回轉，方才上車。車夫一聲呼嘯，五輛

車魚買雁翔，出了祥符北門而去。

過黃河，走封丘、涉濁漳，一路無話。單說到邯鄲縣，恰遇京上下來欽差上鍾祥去，將關廟店口占了一半。這盛希瑗五輛車，自南而北，因看店的人到的早，已經講明牲口草料、主僕飲食，店主與家人門前等候。及車到時，占了上房五間，陪房六間，馬棚四間，一座店幾無空閒之處。剩餘之房，到日夕時，有兩個挑擔行客因無店可住，情願多出店錢。店小二見無甚出息，不肯容留，那人只得走開。

及日將落，有個少年孤客，騎了一頭驢子，行李甚重。店小二拉住牲口嚼環硬往內拉。那少爺還要往北尋店，店小二道：

「北頭住了欽差，那有閒房。」說著拉著，已到院子中間。少年只得下了牲口。先問店錢，店小二道：「一州無二例，上房爺們怎的，你也怎的就是了，難說多要一個錢不成。」一面說著，一面送臉水，提茶壺。那少年洗手漱口已完，少歇一會，便喂牲口，問料草價，店小二道：「一個牲口盡喂管飽，總是一百大錢，水錢兩個越外。」

傍晚時，店小二提一壺水，到少年住房，笑道：「爺請客罷？」少年道：「我這裡沒朋友，請什麼客。」店小二道：

「請堂客。」少年道：「家兄在柏鄉縣開京貨鋪，怕他知道了，我不要。」店小二道：「管保中意就是。」少年道：「院裡人多，不要如此。」

上房譚、盛、婁三人聽的明白，都說可謂少年老成。閉了上房門，品評起牆上的旅吟來。說這一首蒼老奇古，筆力不弱。

又說這首閨秀詩，婉麗姿態，淡雅辭彩，自是一首好詩，惜題於店壁，令人有芳卿之呼，是自取沒趣。又照燭看牆角一首，令人捧腹，乃是和女郎詩，強押韻腳，百方趕趁，猶不自知其丑。正談論間，彷彿聽的城內定更，說：「咱睡罷。火盆休斷了火，明早五更太冷。」果然街上鳴鑼，店中敲梆。睡到將近五更，忽聽院內一片嚷聲，只聽店小二說：「八兩銀算那一樣兒罷，江瑤柱，沙魚翅，好官燕碟子，夠那一樣兒錢？狀元紅一百壺，我們該替你賠銀子打酒麼？單說送梳籠匣子，我們怕驚動客長，就替你賞了兩兩大錢。」又聽的一個人要打媳婦子，說：「這半月，通不夠房錢。」又聽女人哭聲，越吵越厲害。通聽不的那少年腳一聲氣兒。

嚷鬧中間，聽的車夫添草聲，馬索草聲，車夫張凍口，唱《壓壓油》：

鄉里老頭兒，壓壓油，出門遇見山羊，嚇了一跤。兩根骨頭朝上長，四隻蹄子，一根尾巴，望著我咩咩叫。瞧，下嘴唇底下，滴流著一撮毛。

唱完，打了個呵欠，喊道：「老爺們起來罷。」這院內七嘴八舌還嚷的不定交。盛希瑗早已起來，心中有老大哩不耐。開了上房門，叫當槽的。店小二飛也似上來，說道：「要添炭呀。」盛希瑗道：「添炭，拿開水來。」店小二急忙回去。到院中又吵起來，說：「江瑤柱、燕窩碟子，就得十兩！」希瑗道：「添炭呀！」店小二道：「就到。」希瑗道：「人家小孩子，給十兩銀子，也就罷了，胡吵的聒人，是怎的。」店小二笑道：「委實不夠碟子錢。」希瑗道：「胡說！江瑤柱，燕窩，是釘碟子東西麼？這江瑤柱，慢說您店家釘碟子，就您邯鄲老張，還不曾見過哩。」店小二道：「老爺只管起身高升，事不乾己，棒不打腿，多管閒事做什麼哩？」這盛希瑗也是公子性兒，罵道：「好賊忘八蛋子！」那店小二道：「那小屋住的，真真是忘八蛋子。」這盛宅家人，早已劈臉一耳刮子，又一個一掌打倒。店小二喊道：「打死人了！」忽聽的街上喝道之聲，自南而北。原是欽差四更起身，張公送欽差回來進城。忽見這兩三個車上燈籠，兩個國子監，一個濟南府，照著三個主人。七八個家人，攔住轎子稟道：「一貴治在御路開店，店主包攬土娼，訛詐客商。」邯鄲縣是吏員出身，深明下情，明白廉乾，一聲叫當槽過來，按的跪下。轎中只說一個打字，衙役按倒在地，扒了褲子，乒乒乓乓二十大板。

轎上說：「本該查拿土娼，根究店主，但黑夜之間，恐怕有失尊客的行李，誤了上京公幹。班上差頭留下兩個。押住當槽的，與老爺叩頭，速送老爺們起身。限今晨早堂，連土娼、店主一齊帶到衙門嚴處。」轎夫喝了一聲，前大後小，一簇長道子，喝著進城去了。

這店中開錢起身，那少年到上房磕了頭。婁樸道：「你也跟的走罷。」紹聞道：「天明了你各自開交。」於是一同出店北行。

那兩個差頭，白白的又發了一注子大財，只以「查無實據」

稟報縣公完事。這店小二全不後悔，只笑道：「點兒低，說什麼呢？」

按下這店中常事，不必饒舌。單說婁、譚、盛三人各上了車，八個家人也各上了車。走到「黃梁夢」，家人各看行李，三位上盧生廟看做夢處。

進門處，照壁嵌四塊石板，上寫「蓬萊仙境」四字。中殿是漢鍾離像，頭挽雙髻，長鬚，袒腹，塑的模樣，果有些仙風道骨。再進一層殿，乃是石雕盧生睡像，軒然入夢，想是正當加官封爵之候，爭乃萬古不會醒的。兩旁壁白牆頭，題句縱橫。

三位正在吟哦，廟祝來請吃茶，三人進了道舍。廟祝奉過香茗，三人吃畢。婁樸見案上筆硯精良，詩興勃發，廟祝送過滑潤彩箋，淋漓瀉瀉將起來：

路出叢台曉氣新，道逢莫笑滿征塵。驅車直造神仙府，題壁應多聞達人。爭向仕途覓捷徑，誰從宦海識迷津？灶頭忽見炊煙歇，驚問行裝可是真？

婁樸寫完，笑道：「旅次推敲未穩，懇二位老弟斧正。」紹聞道：「七步八叉，渾如夙構。」盛希瑗道：「一劑清涼，可稱敏妙。」廟祝道：「聲律素所不諳，只這字寫的龍飛鳳舞，待墨跡稍乾，即當敬懸蓬室，俟知音來賞。」婁樸道：「不堪疥壁，俟收貯伏醬，糊罐口罷。」

譚紹聞道：「還有一句話商量，各坐各車，未免微述岑寂，就以今日為始，三人同車，路上便宜說話。」盛希瑗道：「正好，咱就坐婁兄車，把貴紀挪移在咱兩個車上。他們也有他們的話，叫他們也說著，大家省的瞌睡。」婁樸道：「二位賢弟坐我的車，我該坐轎以供執鞭。」譚、盛二人齊聲道：「我二人年紀少幼，理宜前驅。」三人大笑。

辭了廟祝，到了車邊。吩咐明白。各家人換移鋪墊，三人坐了一車，以後便有朋友講習之樂。紹聞笑道：「世兄詩云『路出叢台曉氣新』，唐人詩句亦云『有客新從趙地回，自言曾上古叢台』。此叢台驛，定然是邯鄲之叢台。此台是古蹟，畢竟還會有遺址，昨日不知道，不曾游得一遊。明日我們回去，我有一句好詩：『有客新從趙地回，自言未上古叢台』。誰敢說我蹈常習故？」婁樸笑道：「我會試回數多了，該云：『有客頻從趙地回，自言疊上古叢台』。誰不說我襲字不襲意呢？」

大家齊笑起來。

盛希瑗道：「畢竟叢台在那裡？」婁樸道：「在邯鄲城東北角上，上邊還有雲台，馬武與光武議事的遺蹟，用磚砌個小臺子。」盛希瑗道：「昨晚住在南關，該去看看。」婁樸道：「今日五更出北關時，卻有個遺蹟，天黑不曾看見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什麼古蹟？」婁樸道：「學步橋。」盛希瑗道：「是『邯鄲學步，失其故步』麼。」婁樸道：「正是哩。我怕下的車來，到橋上走上幾步，把咱這獨步青雲那一步萬一失了，豈不可惜？」三人又大笑起來。

譚紹聞道：「方才過的『黃梁夢』，果有其事？」婁樸道：「小說家言，原有此一說。但盧是范陽之盧，這夢在長安地方。俗下扯在這裡，加上些漢鍾離、呂洞賓話頭。要之也不論真與不真，廟修在大路邊上，正可為巧宦以求速仕者，下一劑清涼散也好。」盛希瑗道：「難說道旁古蹟，盡是假的麼？」婁樸道：「土人俗見多。即如咱前日過黃河到封丘，封丘古蟲牢，人不說韓憑之妻『妾是庶人，不樂宋王』的詩，卻說崑腔戲上黃陵集周愈旅店認子，是封丘縣的一個大典故。且不說戲。

咱前日過衛輝汲縣，那正是魏安釐王墓中掘出『涿塚竹書』的地方。這是埋在地下成千年的，那書上卻有太申殺伊尹的事，此亦不可解者。且如汲縣北比乾墓，有武王《銅盤銘》云『左林右泉，後岡前道，萬世之靈，於焉是寶。』這是偃師邙山下何比乾墓中銘，乃漢時大廷尉何比乾，卻說是殷比乾。此等事存而不論可也。總之，過彰德只說韓魏公的《安陽集》不必說聲伯之洹水瓊

塊；過湯陰只說岳武穆之精忠報國，不必說朱亥之椎晉鄙於湯陰。考往探徂，貴於觀其大，得其正，若求瑣屑之軼事，是徒資談柄學問，不足尚的。更如前日之涉漳河，只說西門豹之沉巫，史起之穿渠，不必更向東北，必望曹孟德之銅雀、冰井，向西北，定求認得高歡天子之大墳。」譚、盛二人，無不後悔這數日不曾同車，把一個高挹群言的老哥先生，白白耽擱了聆教。婁樸道：「我如何當得起！只如過宜溝驛，誰曾謁過端木祠？過麥泺水河，卻不曾到演易台。這是我之大錯處，何尚聆教之有？自此以後，每日同車，萬萬不可錯過就是。」

午後，到臨洺關，同謁冉伯牛祠，還說有伯牛墓。譚紹聞道：「『伯牛有疾』，見於《魯論》。伯牛魯人也，為何遠葬於此？」婁樸道：「唐宋間農民賽牛神，例畫百牛於壁，名百牛廟，後來訛起來，便成冉伯牛廟。這也是沒要緊的話。總之，過臨洺關，只說李文靖公沆；再往前行過沙河，只說宋廣平璟；至於羅士信大戰於狗山——今名婁山，都是無關至要的閒帳。」

又一日早晨，到趙州橋，坐在飯鋪過早。對門一座畫鋪，畫的是張果老騎驢過橋，魯班怕壓塌了橋，在橋下一手撐住。

人買此畫者，貼在家裡，可以禦火災。三人用了早膳，來看張果老驢蹄跡、魯班手掌印兒。婁樸道：「此皆三家村小兒語。橋乃隋朝匠人李椿所造，那的魯班——公輸子呢？要之此處卻有個緊要蹤跡，人卻不留心：那橋兩邊小孔，是防秋潦以殺水勢的，內中多有宋之使臣，北使於金，題名於此；也有乘閒遊覽於此，題詩記名於小孔者。咱們看一看，不妨叫人解筆硯來，抄錄以入行篋。可補正史所未備，亦可以廣異聞。所謂壯游海內則文章益進者，此也。」當即三人各抄錄一紙。婁樸道：

「到京邸時合在一處，各寫一部，叫裝洪漢氏裱成冊頁，名曰《趙州交河橋石刻集覽》。這便不用買蹄跡、掌印畫兒，合上用印的『天官賜福』條子送人，說是我從京城來，一份大人情也。」

三人一發大笑起來。

這譚紹聞詩興勃發，笑道：「我有一首詩，只怕貽笑兩兄，口占，念念罷：

萬柳城南路，巨橋共說仙。地猶稱趙邑，碑已剝隋年。虹橫長袂，蟾光吐半鉉。題名多宋使，細認慨前賢。」

婁樸道：「好！」譚紹聞道：「咱們至誠相交，無庸面諛。」盛希瑗笑道：「也將就得去，何如。」譚紹聞道：「強填硬砌，如何去得呢。」

三人回到飯鋪，將抄錄大觀、政和北使的題詠夾入行篋，又復同坐一車而行。後來過樂城說穎濱；過定州說東坡；過慶都說犯了堯母聖諱，但非書生所敢議，將來必有聖天子御賜嘉名，以尊十四月誕毓如天聖人之皇母者。我們生於嘉靖年間，不敢預度在何代耳。

曉行夜住，將近京都。到了涿州，謁桓侯廟。只見廟上懸六個字的匾：「唐留姓宋留名」，盛希瑗道：「這是怎的講哩？」婁樸道：「乃唐之張睢陽，宋之岳武穆耳。」譚紹聞道：「此齊東也，豈不怕後人捧腹？」盛希瑗道：「那後邊落款，不是賜進士出身麼？」婁樸道：「誰說他不是進士哩。總之，張桓侯風雅儒將，叫唱椰子戲的，唱作黑臉白眉，直是一個粗蠢愚魯的漢子。桓侯《刁鬥銘》，真漢人風味，《閩外春秋》稱其不獨以武功顯，文墨亦自佳。總因打戲的窠臼，要一個三髯，一個紅臉，一個黑臉，好配腳色。唐則秦叔寶、程知節，一個紅臉，一個黑臉。宋則宋太祖紅臉，而鄭子明是黑臉。士大夫若是目不識史，眼裡看了戲，心中也就『或者』『或者』起來。」

離了涿州將近良鄉，車夫喊道：「老爺們看見昊天塔了麼？這是楊六郎盜他大楊繼業骨殖地方。」盛希瑗道：「聽後邊車夫也是這般說，這是怎的？」婁樸道：「是胡說哩。當日楊業對敵，王侁、潘美料定楊無敵必勝，不曾接援，以致楊業獨力難支，陷於陳家谷。怎的骨殖到這良鄉塔上。」

本日五輛車飛奔入京。到了蘆溝橋報稅，彰儀門驗票。那個刁難逗留，訛詐侮慢，越是個官兒，一發更受難為。勝之不武，不勝為笑，況且必不能勝。稅役們只有五個字，說「這個辦不了」，任憑什麼官，再不會有法了。何況舉人、貢士，一發不濟事。挨到天晚，再無可爭，乃得進城。急趕入正陽門內城河南會館。——緣江米巷有李鄧州文達居第，乃天順所賜者，文達去後，遂成中州會館，合併著明。

至於投咨考到，收錄成均肄業，下回再為詳敘。

## 第一百零二回書經房冤鬼拾卷國子監胞兄送金

卻說譚紹聞、盛希瑗及婁樸同至中州會館。此時臨近會試之期，本省舉人，已將占滿，恰好剩有三間閒房，三人住下，行李暫且存住。家人另尋國子監皂隸閒房住下。

因場期已近，這譚紹聞、盛希瑗俱要幫辦婁樸進場事體，凡一切應拜之客，應投遞之書啟，俱不肯動，只等場完之後，再辦國子監投咨考到的事。這婁樸場具，俱係譚、盛二人率家人酌度辦理。婁樸固然是平日工夫醇熟，至於表、判、策、論，也須得展開行篋，檢點一番。因三人共轅，每日閒談一路古蹟，真正是人之所樂無如友，友之所樂無如談，談之所樂無如觸著有端，接著無緒，正諧相錯，經諺互參。這個情趣，雖一向彈功啣唔咕啞者，不能以彼移此也。到了場期日迫，只得把功令所有條件略為照顧，以求風簷寸晷，有駕輕就熟之樂。譚、盛二人料理婁公進場，直如父兄之待弟姪，百般想到；奴僕之事家主，樣樣咸周。那婁樸專心研磨，一日之功，可抵窗下十日；夢中發個囈語，無非經傳子史。

直到點名之日，這個家人手提籃籠，那個小廝肩背氈包，到了貢院轅門。覓個空閒地面，把氈條鋪下，這三人將籃子內物件，一一齊擺出來仔細瞧看，或者寸紙，或者隻字，鑿影度形，一概俱無，又仍一件一件裝入籃內。

忽聽一個風言，說場中搜出來帶來了，東轅門說枷在西轅門，西轅門說枷在東轅門，又一說押往順天府府尹衙門去了，又一說御史叫押在場內空房裡，俟點完審辦哩。人多口雜，以謠傳真。這舉子一點疑心，只像進場籃兒是個經書籠筒，不知有多少筆札在內，沾泥帶水不曾洗刷於淨。幸而點名到轅門以內，獨自又行展氈細搜，此時功名得失之念，又置之九霄雲外，但求不犯場規免枷號褫革之辱，這就算中了狀元一般。所以說窮措大中了狀元，滿肚皮喜歡，那眼裡淚珠兒，由不的自己只管滾出來。

這也是觸著說起。正經該說婁樸點過名，又到了外監試點名處，高唱道：「搜檢無弊！」到散卷處按名給卷。過了龍門，認了號房，徑分東西，照號而入，伺候老軍釘簾掛簾。見了同號諸友，說明江浙山陝籍貫，問明子午卯酉科目，有前輩，有同年，有後進。或敘祖上年誼，或敘父輩寅好，好不親熱，好不款洽。日落鋪氈坐臥，雙眸三寸燭，斗室七尺軀，養精蓄銳，單等次日文戰。內中也有快談至三更尚未就寢的。

五更題紙下來，只聽老軍喊道：「眾位老爺看題！」這號門就如蜂擁一般，哄哄攘攘。已知者搔鬢吟哦而旋，未知者張口吁喘而來。日色東升，注硯吮毫，各抒妙思，徑達名理。老學究掀髯講題，確乎有見；美少年搖膝搦管，旁若無人。到了日入時辰，有就寢而鼾聲如雷者，有索茗而鬚韻如歌者，各隨其天性之所近，互展其向日之所長。有污卷而輒輟者，謂三年不過轉瞬。有換卷而另繕者，歎一刻應值千金。到次日納卷，認經而投，執簽而出。

東西兩轅門，僕從來接，如羊羔認母；旅舍各投，如歸鳥還林。這譚、盛二人，望見婁樸，如將軍臨陣而回，士卒滿面俱帶安

慰之意。婁樸見譚、盛二人，如故人睽隔日久，道左忽逢，不勝欣喜之情。到了寓處，盥面盆、潤喉碗一齊俱到。擺上飯來，還說某道題省的，某道題一時恍惚；某一篇一揮而就，某一篇艱澀而成。譚、盛二人說：「一定恭喜。」婁樸道：「萬分無望，」

到第二場，場規如前。這婁樸論、表、判語，措辭典麗，屬對工穩。及三場，場規依舊，卻已不甚嚴赫。這士子們詳答互問，有後勁加於前茅者，也就有強弩之末聊以完局者。三場已完，這三人辭了場門小下處，仍回中州會館。

士子責畢，場內任重。彌封官糊名，送於謄錄所，嚴督不許一字潦草。謄錄官送於對讀所，謹飭不許一字差訛。對讀一畢，由至公堂轉於至明堂，分房閱卷。批「薦」，批「取」、批「中」的，那是入選高中的；不薦而黜，屢薦而駁者，那是孫山以外的。

卻說婁樸貢字五號卷子，分到書經二房翰林院編修邵思齊字肩齊房裡，這邵肩齊是江南徽州府歙縣一個名士，嘉靖二年進士，散館告假修墳，假滿來京，授職編修。這人有長者之風，意度雍和，學問淹貫，辦事謹密。閱這貢字五號卷子，甚為欣賞，搭上一個條子，批了「薦」字。到了三場第五道策上，說包孝肅賢處，有一句「豈非關節必到之區哉」，再三看去，講不下來。但三場俱佳，只此一句費解，且又有「關節」字樣，心內嫌疑，只得面稟總裁說：「通場俱佳，只此一句可疑，不敢驟薦，面稟大人商酌。」總裁略觀大意，說道：「此卷的確可中，爭乃此句萬不可解。皇上前日經筵說：『宋臣合肥包拯，獨得以孝為諡，是古來嚴正之臣，未有不孝於親而能骨硬者。』聖意隱隱，蓋謂哭闕之臣，不以孝侍君上，而徒博敢諫之名以沽直的意思。這是策問的所以然。舉人卷子中有窺及此者，文字少可將就，即便取中，以便進呈。何此卷便扯到關節必到上去呢？況皇上此時，正草青詞以祈永年，此卷內還有『閻羅』二字，萬一觸忌。嚴旨下來，考官何以當得起？這卷只得奉屈了，以待三年再為發硃罷。」這邵肩齊只得袖回本房來，卻甚覺屈心。放在桌上，偶爾袍袖一拂，落在地下，也就懶於拾他。

又閱別卷。

及三更以後，又得佳卷，不勝欣喜。批了「薦」字，單等明日上呈。一時精神勃勃，再抽一卷，卻仍是貢字五號卷子，心中好生厭煩。只疑家僕拾起誤擱在上，爽快拋在地下。

只覺喉渴，叫一聲：「茶！」這家人已睡倒摔根地下。肩齊又一聲道：「斟茶！」那廚房茶丁，是不敢睡的，提上壺來。進的門來，忽一聲喊道：「哎呀！哎呀！老爺右邊站著一個少年女，女——他——拾卷子哩，他——磕頭哩，他——沒了。」

提的茶壺早落在地上。肩齊一怔，由不的環顧左右，毫無形影。

只右手處筆筒燭影，倒映地上，直拖到牆跟。少一遲意，說道：

「這是何等所在，不可胡言亂語。斟茶。」那牆跟睡著的家人，也驚醒了，斟上茶。肩齊呷了一口，依舊溺管儒墨閱起卷子來。那筆筒倒影依舊燭火抖動。

次日，各房考官俱有薦的卷子。邵肩齊手持三卷，把昨夜之事，一一說明。總裁道：「老先生所言，終屬莫須有。我再看看文藝。」邵肩齊呈上，兩總裁互相遞觀，不覺稱賞不已。副總裁道：「們豈非關節必到之區哉」，即驗之原卷，也是如此。

不過遺漏一「不」字耳。鬼神杳冥之談，鄉、會場外可言，場中不可言及。不過中的一百幾十名就是了。」擗管批個「取」字。正總裁批個「中」字。留在至明堂上，算一本中的卷子。

及放榜時，中了一百九十二名。後殿試，引見，選人兵部職方司主事。

嗣婁樸謁見房師，邵肩齊說及前事，婁樸茫然不解。或言這是濟南郡守婁公，在前青州府任內，雪釋冤獄，所積陰鷲。

後婁樸訊及乃翁，潛齋付而不答，只道：「我職任民社，十五年於今，只覺民無辜，心難欺，何嘗念及爾輩子孫。燭影而已。」

卻說盛譚二人，於禮部放榜之先，自辦投咨、考到，國子監錄人彝倫堂肄業。到婁樸殿試、傳臚、分部，他二人愛莫能助，自不能耘人之田，自然是耘己之田。婁樸既入兵部，時常入監瞧看。婁樸成了過來人，就把祭酒所批之文，詳加商榷。譚盛工夫純篤，這文藝自然精進。

少暇，即與滿天下英才談論。初與黔蜀之士，說起藍、鄒兩賊肇事根苗。嗣又與浙閩之士，說起日本國為漢奸所誘，恃勇跳樑，沿海郡邑多被蹂躪。那浙士道：「唯有火攻，或可破之，惜中國未有用之者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中國虹霓大炮，豈非火攻？」這浙東寧波人士，是留心韜鈴好言兵事者，答道：「虹霓炮如何制得他。他的海船乘風迅速，這大炮重數百斤，挪移人眾時久，迨照住來船點放火門時，那船已自過去。我在島上守禦，島是死的。他的船是活的，得勢則攻島，不得勢則直過，奔至沿海郡邑村莊，任意剪屠。我們今日在監肄業，心中卻縈記家，時刻難忘。」紹聞道：「請問吾兄，這火攻之法，畢竟該怎樣的？」浙士道：「我們中國元宵煙火架，那宗火箭甚好，比之金簇箭更厲害。天下雖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斷未有見蛇而不驚，遇火而不避者。倭寇袒胸赤膊，一遇火箭即可灼其身，入艙即可燒其船，著蓬即可焚其桅。頃刻可連發數百千箭。

虹霓炮可以碎其船，而不能焚其船。」譚紹聞想起元宵節在家鄉鐵塔寺看煙火架，那火箭到人稠處，不過一支，萬人辟易；射到人衣裳上，便引燒而難滅。當日金兀術在黃天蕩，用火箭射焚韓蕡王戰船，因得逃遁而去，想來就是這個用法。閒談過去，依舊回齋課誦。一日之勞，片刻之澤，敬業樂群，好不快心。

一日譚盛二人在率性堂齋室正進午膳，忽進來一人，說：

「外城離這裡，足有十五里！」抬頭一看，乃是盛希僑，二人驚喜不置，急讓道：「吃飯不曾？再辦飯吃。」盛希僑一看，道：「不成飯！不成飯！難為你們受苦。」坐定，盛希僑道：「娘好？」盛希僑道：「近來著實好，一發不拄拐杖。心裡有些想你；我說他在京中很知用功，娘很喜歡。第二的呀，全在你，休叫我哄娘。」紹聞道：「我家裡何如？有家書麼？」盛希僑道：「我來時，曾到蕭牆街，家裡都很好。」盛希僑道：「咱家都平安？」盛希僑道：「咱家平安，我還不來哩。」盛希僑站起來問道：「是怎麼的？」盛希僑道：「你嫂子在我跟前撒潑哩！」盛希僑道：「聲放低些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不省事人，家家都有，怕什麼哩？爽利我對你說了。我的大舅子錢二哥，春天從華州來，來看他妹子。

我看隔省遠親戚，著實沒要緊，扣了一頭腳驢，跟了個老家人，來回兩千多里，有啥事哩。況且我外公中了個進士，做一任官，並沒一個大錢。大舅子跟譚賢弟一樣，中了個副榜，將來有個佐雜官兒做做。如今來河南走一遭是做啥哩？過了三日，那日晚上吃夜酒，錢二哥道：『我這一回，不是無事而來，我來與姑爺、二賢弟送一宗東西。』解開衣搭，取出沉甸甸一包東西，黑首帕裹著，紅繩繫著。解開一看，乃是六笏黃金，四對金鑄。

我說：『這是做什麼的？』他說：『這是府上一宗東西，舍妹寄放我家。今年我將出仕，不交付明白，恐怕失迷。只可惜二賢弟不在家，不能眼同交付。』我說：『並不知有這宗項。』他說：『姑爺既不知曉，爽快姑爺收存。並不必叫舍妹知曉，省卻葛藤。』他說的懇，我只好收下。過了一日要走，我與他扣馬車一輛，盤費銀三十兩、送的回華州去。我想這一定在咱娘那十笏金子中數。那鑄子我也不知道是那裡的。咱娘卻不知他的金子少了六笏，這話也斷不肯叫咱娘知道，只叫老人家喜歡。

我想，俗話說，『天下老理，只向小的。』你是咱娘的小兒子，全當咱娘與你抬著哩。」盛希僑道：「哥說的是啥話些。」盛希僑道：「噢——，像我這大兒子不成人，幾乎把家業董了一半子，休說咱娘不愛見我，我就自己先不愛見我。你肯讀書，娘也該偏心你。如今你吃的不成飯，我是曲體母親的心，與你送來使用，只要好好用功。婁賢弟已中了進士，俺兩個日昨見過面了。他說濟南府還沒人來，大約數日內必到，這兩日手頭乏困。我就帶一錠出外城，換了一百六七十兩銀，與了他一百兩，叫他當下支手。他濟南銀子到了，或還咱，就算借與他；或不還，就算質他；他不足用，再送他一百兩。總之，不叫咱的人在京受難為。至於譚賢弟，我送你一對鑄子。——當下就套在手上一——我看，我再到首飾樓上換五十串錢與您二人送來。休要細嚼爛咽，餓的瘦了。我回家對咱娘說，你吃的大胖，對譚伯母說，譚賢弟也吃的大胖，到京裡一見全不認的。叫老人家喜歡，不縈記就是。讀書卻在你們拿主意。譚賢弟早寫好家書，我在京裡，住一兩個月不定，三五日內走也不定。我住的店在豬市口河陰石榴店東邊，叫鼎興客寓。對

你們說，你們好瞧我。

我回去哩。」盛希璵道：「我跟哥去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不怕先生麼？」紹聞道：「這與外州縣的書院一般，學正、學錄與書院的山長一般，不過應故事具虛文而已。要出去住五七天，稀鬆的事。」盛希僑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咱如今就走。爽快今夜不用回來，咱好說說話兒。門戶呢？」盛希璵道：「交與管門門役，不妨事。」盛希僑道：「叫小廝他們也都坐上車，到外城走走。這方家衛衛也鬆的很，沒啥瞧頭。他們那個要回去，我問他，隨意就跟我回去，這裡人多也沒用。這金子一發也帶出去，放在店裡好些。」

說一聲叫四輛車，恰恰有三個蘇州貢生拜客回來，有車在門，講了價錢，一言而成。連來車一輛，主？」各坐停當，徑從海岱門出城，向鼎興客寓而來。

晚景掀過。若說次日，還有下回。

### 第一百零三回王象蓋赴京望少主譚紹衣召見授兵權

不說紹聞、希璵在鼎興客寓與希僑鬧敘一晚，次早回國子監。且說盛希僑不耐旅舍繁囂，早起即叫能乾家人另覓京城出賃房屋。這家人出街，看了柵欄牆頭「賃官居住，傢伙俱備」

的報單，照著所寫衙門覓去，找到繩匠衙門嚴府花園南邊路東一所趙姓的宅子。院子寬敞，亭軒整齊，廚房馬廄俱備，月台照壁並新。講定月租價錢，回店說知。盛希僑即令搬移。叫了車子，裝了行李，其有不盡上車者，各家人肩荷手持，即日移入新居。

住定，包了一輛車子，拜客看戲。凡祖上同年後裔以及父親同寅子姪，向有書札往來今仕於京者，俱投帖拜見，各贈以先世遺刻數種，中州土儀若干。有接會者，有去部未回而失候者。嗣後答拜請宴，互為往來。街頭看見戲園報帖，某日某班早演，某日新出某班亮台，某日某班午座清談平話、雜耍、打十番，某日某樓吞刀吐火，對叉翻筋斗。嗣後設席請年誼兄弟、同鄉眾先生。又看了天壇、地壇、觀象台、金龜玉煉、白塔寺，以及各古刹庵觀廟宇。凡有可以遊玩者，歷其大半。一日，偶游正覺寺，已經走進去，忽見尼僧來近，即便縮身而回。盛希僑學問大進矣。這譚紹聞、盛希璵時而到寓，時而同游，時而歸監。

住了兩個月，忽動了倚閭之思，遂買了回家人情物事，差家人到監裡請的弟友到外城。紹聞寫了家書，也買了奉母物件，為簣初買了要緊書籍，煩希僑帶回。盛希僑又將京中用不著的家人，以及思家不願在京家人，順便帶回幾個。銀子除了路費，金子全然撇下。擇定歸期，僱了車輛。

至日，行李裝訖，弟友二人門外候乘。口中說的珍重，意中甚為悽慘。車行後，二人只管跟車相送，希僑在車中全然不知。家人說：「二位爺跟的遠了。」希僑急忙下的車來，站下，面東說：「回去罷。」三人不覺齊低下頭來。希僑沒法不上車，譚紹聞、盛希璵也只得悵然而歸。過了兩三日，方才寬解漸釋。

希僑出了彰儀門，到良鄉縣住宿。店小二仍是誘客故套，被盛希僑一場叱呵，縮身而退。及到樂城、清風店、邯鄲、宜溝等處，店小二恒態如故，這家人們早吆喝退了。若是前十年時，上行下效，上明下暗，兩程以後，上下通明矣。

過了黃河，進了省城。到家候了母親安。那夫婦不合之端，別久漸忘，依然借其伉儷。到了次日，分送京中帶來各親友家書物件。

希僑差寶劍送譚宅家書時，恰值王象蓋送菜來城，得了少主人京中信息，心中甚喜。又怕遠來信息，說好不說歹，遂向小主人簣初道：「盛爺遠攜家音，相公不可不親往一謝。我也跟的去。」王氏道：任中說的很是。咱也該去盛宅走走，約他家大相公來吃一盅接風酒。」

簣初遂同王象蓋到盛宅。見面為禮，簣初方欲道謝家音、安慰風塵，盛公子不待開言，便道：「婁公中了進士，點了兵部。報子到省，想已共知。舍弟平安，沒甚意思，不用說的。

令尊臉兒吃的大胖，那些平日油氣村氣，一絲一毫也沒有了。

讀哩滿肚子是書，下科定然有望。回家對老太太說，就說我說了，沒什麼一點兒紮記。你家也不用請我接風洗塵，我一兩天閒了，到你家，面見老太太，說一個一清二白。」簣初年少，見盛公子說個罄盡，沒的再說。王象蓋從旁問道：「據大爺說，委的不用我家老太太紮心。但天下事，美中多有不足，未必恁的百般稱心。不知跟的人如何？」希僑道：「你不說我也想不起來。你家爺行常對我說，跟的人有些倔強。我說鄉里孩子，一進了京，沒一個不變的。每日見出京做官的長隨，身上穿綢帛，咱家燒火棒的孩子，也就想升上一級；見了閣部台省老爺往來，覺自己主人分兒小，強幾句是有的。我說他們可惡時，打他們幾鞭子就好了。你家爺是心慈面軟的人，情面下不來。

只有這一點兒不好。卻也沒甚關緊。」王象蓋道：「京裡豈沒人，再僱個何如。」盛希僑大笑道：「京裡人用的麼？早間李老爺，晚間王老爺，不如自己帶的小廝，還不怕席捲一空哩。」

少坐一刻，簣初作揖謝過，主僕相從而歸。

到家，把話一一學與奶奶，王氏甚喜。但老來念子情切，終難釋然，說道：「我心總放不下。小福兒自這麼一點點到現在，沒離開我這樣長時間。人家盛宅有個親哥哥上京走一趟，咱家並沒個親姊熟妹可去。你兩個去盛宅時，我盤算了這半天。

簣初年幼，世事經哩少，這路上我也擔心。想叫王中你走一趟，不知行的行不的。若是行的，目下就動身，好給他捎上夏天隨身衣裳。不知這路費可需多少？」王象蓋略想了一想，道：

「有何不行。我也素有此心，只是沒遇緣說起。盤費家裡不用預備。我把菜園的事酌度明白，三日後即便起身。家中捎什麼東西，相公寫什麼書稟，俱縫一個包封，後日黃昏來取。奶奶有什麼囑咐話兒，想好記清，後日取包封時一一對說。」事已忙迫，王象蓋當下就回南園去。冰梅包了一個布包兒，說與全姑。

王氏也與了小耍貨兒，說與小孩子玩耍。王象蓋道：「他還不甚知玩耍哩。」接住拿的去了。

及至起身前一晚，王象蓋來到。王氏遞與包封，簣初道：

「書俱在內。」這主母、小主人說了些囑咐與路途保重的話，王氏與了些路上吃食，王象蓋自回南園。又安插了鄰家老嫗與趙大兒母子做伴的事。

次晨，腳夫趕個大騾子早到。王象蓋包好所餘井板底下銀子，搭上行李騎了，進南門出北門，循驛路而去。

卻說王象蓋此行，偏偏路上受了幾個大驚。

到了宜溝驛住宿，對門店裡半夜失了火。風大火猛，那火燄斜飛在半空裡，街上喊聲如沸。這店裡客人，各要奪門而走，店主人不依，總不開門，說：「客人行李要緊，萬一開了門，救火人趁著進店，搶了行李，火滅之後，就要說我店家有了轉遞，有了藏匿，現在火不順風，我們只得靜候。真正火到咱店裡，那時開開後門，咱大家逃命，行李付之一燼，這叫『天塌壓大家』，如今爺們只要把盤費收拾好，帶在身邊。」眾客也沒的別說。少時，風覺微息，驛丞官督率救火，人多水集，竟把灼天之燄撲滅下去，只燒對門店臨街草房三間，後邊瓦房不曾沾著。這邊店內住客，一夜何曾安枕。到了四鼓，王象蓋隨眾人開發店錢，拉出騾子，搭上

行李，出了店門，從水灘泥灰上走過；沒一個口中不是「阿彌陀佛」四個字。

一路北行，到了豐樂鎮住下。偏偏有個小偷，自牆上翻過來，磕的瓦響，店主人驚的走了。雖說分毫未動，卻又一夜不曾安寢。

又一日到了襍裨店，這南頭有座龍王廟。王象蓋及四個同行的，歇在飯鋪裡。吃罷飯歇息閒話，只問道：「這是什麼廟？」那鋪中掌鍋老叟道：「額血龍王廟。」又問道：「怎叫的這樣稀奇？」老者笑道：「這龍王不治水，單管伺察人。凡人心裡有陰私，打廟門前大路經過，沒有不犯病的。說起來話長。這龍王原是個上京選官的武舉，那日晚上，住在我們邯鄲縣南關裡。店鄰有個潑婦，夜間凌辱婆婆，隔牆聽的明白，合店人無不旁忿。爭乃行路之人，事不乾己，只得由他。個個掩耳，不能安寢。到了次日午後，那位武舉到了我們這襍裨店，只見天上黑雲一大片，自南邊邯鄲縣而來。這位選官的老爺對家人說：『我若是一條龍，定然把昨晚那個不孝的媳婦撈了。』話未畢，家人只見主人騰空而起，鑽到黑雲裡邊去了。這黑雲又折回南行，家人只是倉皇無措。過了一個時辰，這選官的老爺，自空中落下，說：『痛快！痛快！我把那個潑婦一把撈了。』伸手時，五個人指頭，變成五個龍的爪。家人看主人面上，全是金鱗。忽一聲道：『肚子硬著疼。』家人道：『我與老爺揉一揉就好。』忙為解開胸前衣服，不料全身都成了金鱗。立時，坐化成一條龍，又騰空而去。廟後有衣冠墓，墓前有碑。客們看看廟內神像，是照老爺原像捏塑的。」說罷哈哈大笑。行路人好奇的多，都說看一看。有三個先行，王象蓋第四。就有一個道：「你們去，我看行李罷。」四人進廟裡？」了頭。看那神像，怒容，環眼，戟須，猙獰可畏。一手直指座前，座前豎一牌，飛書四個大字：「你可來了！」兩邊雷公、風婆、雲童、竈母，惱的可怕，笑的更可畏。這四個看罷出廟，到飯鋪後喂飽驢子，一齊上鞍。曉行夜宿，結伴北行。

走至內丘縣地方，天色將午，定然到南關打尖。誰知天氣濕熱的很，驟疲人汗，大家覺得難耐，急切歇處，還有十里竟不能到。忽聽雷聲殷殷，只見東北上黑雲遮了一角。那雲勢自遠而近，雷聲由小而大。田間力農人道：「東北抬的海來了！」少頃，日馭已遮，風陣直橫，排了一座黃山。眾人加鞭前奔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風吹的沙土滿天，電光如閃紅綾，雷聲無物可狀。眾人看內丘縣是萬不能趕到的，那農人荷著鋤，行人挑了擔，這五人加上鞭子，望道旁二里遠一所古廟趕來。將及兩箭遠近，大閃一亮，通天徹地俱紅，閃過去即是雷，震天動地一聲，兩點有茶杯大。風刮的驢子強曳前行，挑擔的竹簾斜飄。

唯有荷鋤的渾身流水，已先進廟。這五人到山門下的鞍來。原來此廟已古，牆垣俱無，只有後邊五間大閣，瓦退椽折露著天，前邊三間山門東倒西歪，幾根杉木大柱撐著。牽進五頭驢子，這兩搭氈穗子已是淅淅的流水。又怕牲口驚懼碰著柱子，五人不敢在此避雨，只得鑽著水簾子上閣裡來。閣內已無神像，兩邊露雨如注，東邊略完好些，已有十七八個人先到了。這一半乾衣人，一半濕衣人，少不得同擠在一處。猛然一聲霹靂，也不知是降之於天，也不知是起之於地，論那九節虹霓大炮，只像一個爆竹而已。況虹霓炮之響，一點一響，再點再響，這個雷連聲大震，如塌天一般。閣以上龍吟直如馬鳴，閣以內硫磺氣撲面而來。只見那個在襍裨店不看額血龍王的人，只是就地匍匐，急往人腿下爬，嘶嘶喘喘喊道：「我改！我改！再不敢恁樣就是！再不敢恁樣就是！」鑽到王象蓋腿下，抱住膝下足上之腓不放，汗流如注，混身抖顫。這大雷又打五六個，漸漸向西南而去。餘聲殷殷不散，正是唐句所云「樓外殘雷怒未平」也。

單說天光晴累，那荷鋤挑擔的，各自走散。這一行騎驢子客人，各踏住廟門口倒的石獅子上了牲口。惟有那個不看龍王的，再騎不上，看去像身子都是軟的。無奈兩個驢夫把他架上驢背，伏在鞍上。到內丘南關店裡，王象蓋與同行三人打尖，那人倒坐椅上只是不吃。問他怎的了，那人道：「心內只想乾嘔。」過了幾日到良鄉，那人每日只喝幾口水，寸食未進。到了中夜，竟梁以「自亡」為文矣。他的同行，只得與他備棺木暫埋道旁。寫墓碑時，王象蓋方知他原是個讀書秀才。

不說那個不看額血龍王的人死在良鄉。且說王象蓋別了路過廝跟，各奔前程。及至進京，問了河南同鄉，徑到江米巷中州會館停了行李。僱車進了國子監，見了主人及盛宅二公子，俱各叩頭請安。盛希僑兄弟相別未久，自無家信。王象蓋遞了包封，紹聞秘拆，見王氏慈母所寄手中線，不免感傷。又見巫氏所寄文袋、扇囊，冰梅所寄文履一對，篋初所寄稟帖，轉悲為喜。內附道台手書京師應買書目一紙，自留心購求。王象蓋自與兩家家人寒溫。家人們私備席面管待王象蓋吃酒，比之譚紹聞犒賜，盛宅二公子賞飯，更為豐美，是不用說的。

這王象尊在監十餘日，不惟諸事中款，且識見明敏，並盛宅二公子也喜歡的了不得，誇道：「王中真僕儻中之至人，若為之作傳，則王子淵之便了，杜子美之阿段，舉為減色。異日他的子孫，萬不可以奴隸相視。若視為世僕，則我輩為無良。」

老弟當以我言為準。」紹聞道：「我何嘗不是這樣想。這人生有一男一女，小廝才會說話。他的女兒姻素貞靜，像一束青菜把兒。我心欲以為媳，這話我卻再說不出來，左思右想沒個法子。這女兒自幼與篋初一起兒玩耍，料篋初自無不願。家母也是肯依的，家母行常有不知便宜誰家做媳婦話頭，是探我的口氣。我母子兩人，俱是含意未發，總一個不曾說破。我心裡又想萬一成了，又怕人說良賤為婚姻，有乾律例。二哥以為該怎的處呢？」盛希瑗道：「如今這女孩在家麼？篋初賢姪也到了議婚之期，走動也不便宜。」紹聞道：「正是這樣說。王中現在南園住，家中原少他不得，極想叫他回來，只為這一宗事橫在心頭，所以心中想他回來，口中再不肯叫他回來。家母之意，是與我相照的。」盛希瑗道：「擇婦者擇其賢也。大家閨秀也有不賢的。大家姑娘要不賢起來，更是沒法可講。賢弟，咱今日是弟兄一般，不妨以家事相告，料你也素知。即如家嫂，是名門世族，他本族本家進士一大堆，他偏是異樣的難講。若非家兄篤於手足，早已分崩離析。」紹聞道：「小戶人家也有好的。」盛希瑗道：「有好的，也有不好的。即如家表兄家兩位表哥，俱是續弦於蓬蓽。二表嫂是實人，到家表兄家，如鄉里人入城，總是處處小心。三表嫂是聰明人，他把他家裡那種種可笑規矩，看成聖賢的金科玉律；看著家母舅所傳，直以不狂為狂，總是眼裡不擲。即是所生的那個表姪，如今也是丁酉舉人，將來原可以大成。總是外甥多像舅，他乘的他外祖那一宗種氣，斷斷乎克化不了。家表兄老而惜子，惟有付之無可如何而已。」紹聞道：「我如今還有一宗事對二哥說。道台大人那是我丹徒族兄，前日說與篋初議宗親事，那女娃就在衙門裡。」

也不知是丹徒的甥女，或者丹徒的表姪女，再不然道大人的妻姪女，道台不肯說破。行輩必是極合的。這一宗親事好麼？」盛希瑗道：「道台在府上篤於族情，合省城誰還不知哩。道台凡事謹慎，萬無妻姪女帶在衙門之理。道台雖未說破，賢弟何妨先為問明？如此說王中女兒只可作賢姪副室，賢弟怕人說良賤為婚姻有乾律例，此宗事也便於行。」紹聞道：「只怕王中斷斷不依。」盛希瑗道：「你意王中不肯叫女兒作妾？」紹聞道：「不是這麼說。這王中是奴僕中一個大理學，若以他之女為我作媳，他看他與先君便成了敵手親家，不是事兒不行，是他心裡不安。說到此處，我又不忍叫他心裡受難過。」盛希瑗笑道：「這話幸而不同著家兄說。若家兄聽得道台大人議婚的話，家兄必定吆喝你，說：『婚姻有問名之禮，到了你跟前連姓也不敢問，何況問名？六禮刪了一禮。道大人以你為弟，你以道大人為官；道大人情意篤摯是丹徒縣哩譚姓家譜，你唯唯諾諾是琉璃廠印的《緒紳全書》。』你說王中心裡不安，我還有一怕：萬一說成了，王中發落女兒上轎，王中若是眼硬不流出淚來，這自然順順當當娶過來；若是王中流出惜別之淚，你定然說：『且下轎回去罷，令尊捨不得你，我不難為人。』」紹聞不覺哩的大笑，盛希瑗也大笑起來。

忽而盛希瑗道：「說起道台大人，我忽然想起，賢弟可見昨日邸報麼？」紹聞道：「不曾見。」盛希瑗道：「我向東齋裡廣東蘇年兄處取來你看。」紹聞道：「不用取，啥事二哥說說罷。」盛希瑗道：「昨日邸報有皇上旨意：『調河南開歸歸鹽糧道譚紹衣星夜來京，陸見問話。欽此。』這兵部塘差，想早到河南。旨上有星夜二字，那快著哩。若說邸報，至少十五日才上鈔。道台大人進京，至遠不過五日。要之此時在京，也未可知。陸見另有旨意，也未可知。但不知是什麼緊事。」紹聞道：「怎的去尋著道台大人，見的一面，好問明這宗姻事。」

盛希瑗道：「鄉里話！道台大人奉旨來京，定然是朝廷有極大極緊的事。你說見了議篋初親事，是九天閻闔奏黃鍾大呂之樂而

雜以蟻語。若少可相見，道台大人必差人來國子監叫賢弟。

若事情大了，如今出京，也未可知。或事情機密，同鄉親族迴避，也未可知。賢弟只宜靜候，不可寸離。」

話猶未完，只見國子監衙役，引了一人來，說：「這就是譚老爺。」紹聞一看，乃是梅克仁。梅克仁說道：「道台大人在會館立等老爺說話，有車在門口，作速上車。交與事件，大人就要上兵部去。」盛希瑗道：「作速走，不必一齊二整。我送你出去。」送出彝倫堂大門，紹聞上車，梅克仁跨轅，說聲走時，轆轤之聲，早出大成坊，上前門外江南會館而來。有何商訂，下回自明。

#### 第一百零四回譚貢士籌兵煙火架王都堂破敵普陀山

卻說譚紹聞與梅克仁出了前門，徑到江南會館。原來譚紹衣已上兵部，知會勘合，定於後日早晨起身。星夜赴浙。自兵部回來，見了紹聞，說道：「賢弟呀，你我弟兄，不說套話。昨日陛見，皇上因浙江御史陳九德及裴紳奏訟日本國倭寇盤踞海島，伺隙搶奪，海民之失業與儒生之失職者，潛為依附，出沒不常。皇上特授我以浙江左布政使，命我以備寇、禦敵、輯民三大事，與總兵俞大猷、湯克寬文武協恭，共綏地方。我想賢弟雖現在京師肄業，將來功名，尚在未定之間。我現今隻身孤往，內邊沒個至親幫手。賢弟正年壯，若肯隨我去，效得一點功勞，建得一點勛業，我昨日已奏准皇上，許我密摺奏聞。

將來賢弟可以得個官職，為報答國恩之階，為恢宏家聲之計。

賢弟肯去麼？」紹聞道：「為人臣者報國恩，為人子者振家聲，此丈夫事也。愚弟受哥大人栽培，自願多聆教益，或備筆札之需，或效奔走之勞，唯哥大人之命是從。」譚紹衣道：「我來時，已將衙門家口搬了，移在當日碧草軒內。吩咐祥符縣，已交銀一千五百兩與買主，仍歸為譚氏舊產。我卸了事，已面見孀太太，將賢弟隨我到浙之意稟明。老太太極喜歡。至於賢姪讀書一事，已將衙門衛先生移在西書房教書，衙門你兩個姪子，與簣初他們兄弟三人，一處唸書。署我的道印，是開封府陳太守同年，他自會料理，再不用你掛心。打掃碧草軒，安頓家眷，已吩咐祥符典史，也無須對你說的。你京裡事，只跟你跟我走，少什麼路上再置。跟你的幾個人？」紹聞道：「三人。」譚紹衣道：「那個中用些？」紹聞道：「才從家裡來的叫王中，是頭一個中用的，但他微有家計縈心。」梅克仁插口道：「這人小的是知道的，老太爺重用的人，極會料理事體。」紹聞道：「那兩個是粗笨人，趕車、造廚而已。」譚紹衣道：

「賢弟今晚進城，把行李包裹了，寫就家信。我也寫兩封書，一封家信，一封與開封府，就叫老太爺重用的人帶回。與他三十兩銀作盤費，叫他管兩院的事。那兩個粗笨人，帶在衙門裡。

要知道衙門內，用粗笨的最好。要說衙門中要精明的，天下有真聰明人而肯跟官的麼？人做了官，便是人哄的人，越聰明越哄的很。你回監中去，托同堂諸生遞一張隨兄赴浙江藩署的呈字。要來清去明，雖小事亦當如此。那是國家太學，不管俗下如何看，我輩應當敬重。」說畢譚紹聞要走，梅克仁道：「車今晚不必出城，就喂在國子監門外，是包就的車，明日一早來外城，後日起身。」

譚紹聞回的監來，見盛希瑗一五一十說明。舊合新離，未免愴然。盛希瑗道：「京師勢利之交，那離別本無真苦。道誼之交，離況委實難當。一別之後，有終身不再晤者，有度其永別而一會、再會、三會者，後且有性命身家之托。如我輩離別，脈脈然貌不甚瘁而神自傷。但能如此亦鮮矣。」兩碟咸菜，一壺酸酒，直說了半夜方才就枕。紹聞尤覺難為情者，隻手寫數字與妻兵部厚存，匆匆不及面別。

次早出城，盛希瑗送至衙口，包車裝了行李，另僱車坐了。紹聞走了大半里，家人說：「盛老爺還在衙口站著哩。」

夫是之謂朋友之真送，以目送，以神送也。

且略朋友真情。再說譚紹聞率領王象蓋三人，見了新藩台，行了家人禮。譚紹衣細看王象蓋，老成練達之狀現於顏面，直中又帶戇氣，心中甚為器重，說道：「你是自幼伺候老太爺的？」王象蓋道：「是。」譚紹衣道：「我如今出了河南驛驛糧道衙門，把家口住在碧草軒內。那碧草軒，我已交銀一千五百兩贖回來，還是咱譚家故物。」王象蓋不禁眼酸，忙低下頭來，不被人看到。「你回去，把兩院家事都交與你照管，夜間兩院之門戶，幼年小相公之出入，你俱膺心。我有論帖與少爺們，你帶回去。給你銀五十兩，盤費在內。我明日起身赴浙江，你明日僱包程驢子回河南——」話猶未完，梅克仁來說：「兵部末老爺來拜。」打斷話頭。後不再續。

新藩會了宋少司馬，獻茗敘闊，告辭而去。新藩就坐車，把京官該稟別的，該辭行的，該謝酒的，應酬至日入定更時，方回會館。

這王象蓋已將包程驢子僱下。次早五更起來，裝完行李，驛夫候行。譚紹衣兩兄弟洗臉吃點心，王象蓋來稟起身，磕了頭。新藩站起來，兩手貼胸，肅然起敬道：「回家稟老太太安。」

王象蓋見譚紹衣這個至誠至敬光景，心中暗道：「大人果是個內外如一心貌相符的人，不是口頭謙、臉上恭那種浮薄氣象。

大相公跟的去，自然再無可憂之事。」把一向掛牽少主人心腸，鬆了八分。緣王象蓋不識字之學問，乃自閱歷中來。出的會館，騎上驢子，十二天進省，斷乎不誤一刻。

卻說譚紹衣看的王象蓋走訖，梅克仁安頓馱轎車輛，俱集江南會館門口，等候起身。這京都上任官員榮華光彩，看官已屬司空見慣，自不必說的。

單說水陸驛郵歷盡，到了浙江，上任蒞事。那些稟見督撫，拜會右布政使同寅，以及桌司、道台、學使、首鎮互相往來儀注，自是常例，不必詳述。

因皇上有文武協恭備倭特旨，總兵俞大猷、湯克寬與左布政譚紹衣，彼此相商戰守事宜。譚新藩使譚紹聞往來於二總兵之間。二鎮台以為藩台乃弟、河南副榜，杯酒言歡，聯為兄弟。

譚紹聞住在海口集市——約有五百戶人家——一個定海寺內。

攜定四五個家人，六名衛役。看是閒散位置，卻是海汛之意，以便藩司衙門音信。

將近冬月，譚紹聞吩咐，明年新正元宵節，要在定海寺門前放煙火架，請本省最好的煙火匠來問話。請的煙火匠到了，見譚紹聞叩頭，說道：「這煙火架有幾百樣做法，老爺要怎的做法呢？吩咐下來，好買材料，購紙張。要幾萬炮，幾萬筈子火箭，幾萬筒花，幾萬走毒子，幾萬地雷子，幾萬明燈子，宗宗不誤。」紹聞道：「都是什麼故事？」煙火匠道：「伺候官場的故事，第一宗是『天下太平』，硫磺字，玉皇駕前長五丈、寬一丈一幅長條，上寫四個碾盤大字『天下太平』，第二宗是『皇王有道』，上坐一位皇帝，兩邊文武站班，上邊橫幅長五丈、寬一丈一幅橫幅，寫碾盤大字『皇王有道』，第三宗是『福祿壽三星共照』，第四宗是『萬國來朝』，第五宗是『文官拜相』，第六宗是『武將封侯』，其餘『日月合璧』，『五星聯珠』，『雙鳳朝陽』，『二龍戲珠』，『海市蜃樓』，『回回獻寶』，『麒麟送子』，『獅子滾繡球』，無論什麼『八仙過海』，『二仙傳道』，『東方朔偷

桃，『童子拜觀音』，『劉智遠看瓜』，『李三娘推磨』，『張生戲鶯鶯』，『呂布戲貂蟬』，『敬德洗馬』，『單雄信奪塑』，『華容道擋曹』，『張飛喝斷當陽橋』，『張果老倒騎驢』，『呂純陽醉扶柳樹精』，『韓湘子化妻成仙』，『費長房入壺』，『月明和尚度柳翠』，『孫悟空跳出五行山』，『陳搏老祖大睡覺』，『老子騎牛過函谷』，『哪吒下海』，『周處斬蛟』，『楊香打虎』，『羅漢降龍』，『王蓋之愛鵝』，『蘇屬國牧羊』，『莊子蝴蝶夢』，『八戒蜘蛛精』，可喜的『張仙打狗』，可笑的『和尚變驢』，記也記不清，說也說不完。等小的們細細開個單子，老爺點那一樣兒，小的就做那一樣兒。要叫人遠看，多加火箭，燒他的衣裳，解不開紐子，鬆不了帶鉤；要叫人近看，多加上幾筒花，他們得細細看。總之要幾個走毒子，燒不了人，算不了好煙火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什麼叫做走毒子？」煙火匠道：「火箭不加筭子就是走毒子。落到人身上越跑越厲害，趁著他的衣裳上張著風兒，一發滾著燒。走毒子加上筭子就是火箭，射到人身上，如木匠的鑽一般，鑽透衣裳再鑽肉。」譚紹道：「煙火有兩軍交戰的故事沒有？」匠人道：「有有有。旱地裡戰，有『炮打襄陽』。」紹聞搖頭道：「不要這，不要這。」匠人又道：「水上戰，有『火燒戰船』，」紹聞道：「這個好！這個好！你說。」匠人道：

「曹操下武昌有七十二隻戰船。這煙火要做諸葛孔明壇上祭風。做兒只小船兒是黃蓋放火。黃蓋般上放了火老鴉，撒了火箭，一齊發威。這黃蓋船與曹操船兒有一根繩兒，穿了一個烘藥馬子。馬子下帶一個將軍，手執一把刀，烘藥走到曹船，一刀把曹操頭砍下。又有一個馬子帶一個將軍，到許褚船上殺許褚，到張遼船上殺張遼。這兩個將軍，還用烘藥馬子帶回來，到孔明七星壇上獻功。那七盞燈是硫磺配的藥，可以明多半更月七十二隻曹船，這邊火箭亂射，射中曹船的消息兒用船上俱裝的是炮，一齊幾萬炮亂響，響的船俱粉碎，齊騰火燄，登時紅灰滿地。這七星壇上披髮仗劍的孔明，機兒燒斷，還要慢慢的退入軍帳。」紹聞道：「這個好，這個好。你們開上單子來我點。這『皇王有道』『天下太平』『火燒戰船』是一定要的。」

中間大故事我再檢上五六宗，那小故事，你們揀手熟的、消息活動的隨意做。該多少火硝硫磺，得多少紙張，你們算明，開上單子來，好發銀子。總之，多做下幾十萬、幾百萬火箭，越多越好。一個走毒子不要。」匠人道：、「這先得成千斤白礬。」紹聞道：「做什麼？」匠人道：「紙上加礬就不帶火。」紹聞道：「一分白礬不用，正要紙上帶火。」

次日，匠人開來單子。開了火硝、硫磺幾萬斤，炮紙幾萬刀，葦葦蒿莖幾萬捆。紹聞發了銀兩，在定海寺開了作坊，做將起來。

俞總兵聞報，發來「小心火燭，如違重究」告條。湯鎮台也發來「火藥重地，兵丁巡綽」告條。紹聞道：「元宵煙火架，原是民間賽神小事，不必黏貼告條。」煙火匠自行製造，紹聞每日走看一回。

忽一日有個省城信息，說皇上命山東巡撫、都御史王忬提督浙江軍務，星速到任。到任之後，上了一本，說「浙人柔脆，不任戰事，請假臣以事權，誅賞得以便宜行事」。又夾片奏「浙人徐海，潛居日本，其有寵姬王翠翹，不肯背棄中國，可以計誘，俾其反正。懇賜重地資以招徠之」，又奏「閩人林參，私通日本，自號刺達總管，擅造餘艘，勾連倭寇入港作亂」等事。

奉旨：「浙江備倭諸務，一切俱准王忬便宜行事。欽此。」卻說王都憲忬，行文濱海一帶府縣，各鎮汛營伍，「演習武藝，爽刷鎧甲，安頓火藥炮位，以防倭寇。」嚴飭各海口，「勿使漢人潛入日本，勾引倭匪，得以突入中土，虔劉我士民，搶劫我倉庫。」「如有行伍兵丁，鋁胄黝鏞，槍刀弓矢生疏者，該總戎、參、游，按兵法治罪。海口疏防，俾莠民積匪得以潛逸外國，藏匿巨島，俟俘獲之日，嚴訊洋海之人，的係自某口潛遯，即將管司某口員弁，究治失察之罪，與私縱同科。」嚴牌飛郵，未及三日，忽報倭寇犯台州府，以及黃岩、象山、定海各郡邑。警報一日三至。王都憲即傳左布政使譚紹衣，同往禦寇。共帶了五千營兵，並游擊、守、把等官，星夜進發。飛機兩路總兵俞大猷、湯克寬，俱到定海寺取齊，協力殺賊；義卻說譚紹衣在路上，接到譚紹聞所遣飛走報人投稟，報倭寇蹤跡及潛引線索，訪明寇媒在台州府則東洋口之徐萬寧，黃岩則荻葦港之魯伯醇，象山則望島崖之王資、錢亞亨，定海則城內龍神巷中間、院中有大椿樹為記，其人是考選黜生馮應昂。

並報定海寺所做火箭，共九百萬筭有奇，預備克敵之用。譚紹衣即持書面稟王都憲，說道：「這是卑職一位堂弟，名叫譚紹聞，卑職差他駐定海寺，暗訪寇媒居住何村何鎮，院落有何記號，以便預為剪除。火藥箭矢，是他私為創造以備火攻者。」

王都憲大喜道：「老先生奉命備倭，密為安頓於不知不覺間，今制敵有待。令弟是何功名？」譚紹衣道：「河南副榜。」王都憲道：「膚公大戴，當列首薦。」譚紹衣道：「總托皇上洪福。」飛牌濱海府縣，將附敵之馮應昂等拘訊。到了定海寺，譚紹衣率領譚紹聞進見，跪呈兩捆火箭。只見每捆二百筭，箭頭排積圓捆，筭尾細處，則以稻草填墊捆來，兩頭勻稱，其形如枕，上有一根麻縷，可以跨在肩上，輕而不勞。王都憲大喜道：「此火攻奇策，端的可賴。」回顧譚紹衣：「此係何項？」譚紹衣道：「卑職捐備。向無此例，不敢動帑。」王都憲道：「火攻大濟，當予奏銷。」即傳令營伍到寺受箭。譚紹聞點名散給，領箭者以肩受之，雁行而來，魚貫而去。

嗣後俞大猷兵到，如此領法，湯克寬兵到，也如此領法。只散去一半，餘還貯廟。

於是大兵傍海而陳。斷卻寇媒，倭寇無所適從，遙見旗旌，遂駕刺達總管林參所造餘艘，前來迎戰。及近岸，倭寇袒胸露乳，手執大刀闊斧長矛銳刺，飛也似奔來。這邊火箭齊發，著胸者血肉，著衣者燒身，著篷者火燄隨起，人艙者逢物而燃。

且出其不備，目不及瞬，手不能格。一隻餘艘雖大，除火箭落水者不計，頃刻已矢集如蝟，如何能支持得住？到了日落，直是星宿海中漂著幾攢祝融峰，冉冉沒訖。那些後到的餘艘，以船碰船，都著了藥兒。王都憲傳下令去，火箭要珍惜，不可隨手輕放。

那日本國殘軍敗將，齊要尋島避火。看那篙工舵師，論他的棹，猶似劉向閣中太乙杖，論他的船，也似蔡邕案上焦尾琴。

俱駕在普陀山根，希保島上的山寨。王都憲夜諭俞大猷、湯克寬，駕水師樓艦，徑往相攻。這兩位總兵傳令放起火箭，草木棚廬只落得可憐一炬。那燒死而無頭爛額者不計，餘共斬首二百五十三級，生獲三百四十三人。

中國這一番大捷，日本這一場大敗，王都憲題奏上去，詳述倭寇跳樑之橫，浙江被劫之慘，俞、湯二總兵統兵之盛，譚紹聞一書生設計之奇，定海寺火箭幾萬支，為向來輶鈴所未載。

詳詳悉悉，原原委委，都寫在奏章之上。嘉靖皇上覽之，大為欣喜，乃旨諭內閣：「這所奏殲賊情形，如目親睹。譚紹聞著來京引見，問話來說。欽此。」

王都憲奏疏原委，下回找敘。

## 第一回 譚紹聞面君得恩旨 盛希環饒友贈良言

卻說王都憲忬，協同文員則左布政使譚紹衣，及彼堂弟河南副榜譚紹聞，武將則總兵俞大猷、湯克寬，及麾下參、游、守、把等弁，用火箭之法，焚毀了閩匪林參所私造餘艘，全殲普陀山寨賊數十起，攻占普陀山寨賊巢，斬首、縛背各有成數。

大功克立，理宜奏聞。乃交與管章疏的幕友擬本。書辦繕寫畢，九聲連珠炮響，望北九叩，拜了本章。齎奏官騎上驛馬，日行六百里，到了京師。交與通政司衙門，送呈大內。嘉靖皇上展折詳看，只見上面寫著：

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御史提督軍務臣王忬謹奏，為倭寇犯順，奉敕剪剿，大功首捷，詳陳火攻事。竊以日本國本係海外僻隅，

向來頗知臣服，歲歲貢納方物，附洋即帶番貨。天朝設有市舶司，掌之司監。蓋恐中國人欺其愚笨，利其贏餘，必有肆凌侮侵漁之智者，或至失祖宗柔遠之美意。此市舶司之設，所以為至善也。自中國有私奔其國者，而海隅遂為之不寧。日本納貢，一歲遞至，例以先至後至為準，售貨分其乘除，宴坐判其首次。嘉靖二年先至者，日本國左京兆大夫內藝興與所攜之僧宗設也；後至者，則其國右京兆大夫高貢與所攜之僧瑞佐也。照例辦來，何至啟釁？乃因鄞縣積匪素卿，固私投日本者，洋海歸於寧波，代僧瑞佐行賄市舶司太監，售貨不分先後，而嘉賓堂之宴會座次，以高貢為首，內藝興為次。舊例不守，倭人遂以爭座位自相戕殺。宋素卿私以刀劍助瑞佐，致毀堂劫庫，殺備倭都指揮之案起矣。貢寶獻琛之國，自此成何隙乖釁之邦，此台州、象山、黃岩、定海諸郡縣，今歲之所以不寧也。

臣巡撫山東，奉詔剪寇輯民，阜夜來浙，日與奉旨備倭之左布政臣譚紹衣協心共濟。譚紹衣前三月早至，密遣伊弟河南丁酉副榜譚紹聞，潛居寧波之定海寺，訪確私投外國之徐萬寧、王資、錢亞亨、魯伯醇及考退黠生馮應昂等線索。臣以此等猾賊狡誘外寇，流毒桑梓，貽禍國家，萬難久稽顯戮，已恭請王命誅死。既絕寇媒，乃斷賊線。當即與左布政譚紹衣，協同總兵官俞大猷、湯克寬，進駐定海寺禦敵。副榜譚紹聞復畫火攻之策，以其自制火箭九百萬尊獻軍前。設法之奇，為向來輅鈴所未載。緣箭輕易攜，點放應手，較之虹霓炮便宜多多。臣等遂納其議。恰遇普陀山倭寇數十起，駕閩奸林參私造舢艚海船二十餘艘來犯，臣營伺其及岸半渡，出其不意，點放火箭，一時俱發，一時遞發。賊人救火，揉衣撒棚，愈翻愈熾，登時舢艚自焚，賊寇落水滾火者不計其數。間有未焚之船，搖櫓擺舵，徑投普陀山，還保山寨。臣夜諭兩總兵以水師鑼尾追，夜半抵山，照前燃放火箭，山上山下登時一片火海，寇賊茅棚席窩，一時俱焚。兩總兵乘勝進殺，直搗賊巢。黎明搜剔俱盡。查倭賊夷傷，共斬首二百五十三級，俘獲三百四十三人。凡係日本面貌，暫拘係寧波，俟皇命裁奪。凡面龐聲音有似閩浙者，一體解省嚴訊，以窮其通倭種類。以上此役殲賊情形，合當奏聞。

至河南丁酉科副榜譚紹聞；密訪通倭姓名，秘造火箭，功莫大焉，當列首薦。其可否引見之處，天恩出自聖裁。臣臨疏無任感恩依戀之至。內閣奉御批：

「這所奏殲敵情形，如目親睹。鹵獲日本國倭人，仍按前諭，寇酋即行正法沉屍；脅從誨以禮義放還，重犯則與寇酋同。

王忬、譚紹衣、俞大猷、湯克寬各加一級優敘。譚紹聞著兵部引見，問話來說。欽此。」

再說譚紹衣奉王都憲之委料理善後。除倭寇不經之邑不用稽查，餘凡倭寇搶劫所到，先盤倉庫。有全行搶去者，有劫庫而遺倉者，有搶劫十分之七八者，亦有劈門扭鎖而大兵忽至，聞風即遁者。各造冊申詳撫台，咨部，以便造報倉庫底稿，另立規程。次則賑恤人民，按次照倭寇所及鄉邑，或被戕殺，或被格傷，或子女被虜，或積聚被奪，各接受害之輕重，予以賑恤，給發幫項。以上俱是譚紹聞總管，濱海土民，無不感頌。

辦完回署，忽而部咨到省。撫院轉行布政司，乃是行取河南丁酉科副榜譚紹聞赴部引見。這譚紹衣即率譚紹聞謁見王忬。自具年貌、籍貫、祖、父、履歷呈子到院。王撫台依浙江寧波府定海寺事實，撮四句二十字的看語：「密訪通倭逆賊，復籌火攻良策，虜首捷，端由碩畫。」書辦裝封文袋，發於譚紹聞收執。

譚紹衣那肯少緩，即備裝給贖，跟隨管家梅克仁，長隨胡以正，原帶河南小廝二人，水舟陸車，送進北京。仍到江米巷中州會館歇腳。次早即往國子監拜屈希瓊。苦莫苦於離別，樂莫樂於不意之重逢。這二人之纏倦，何用細述。盛希瓊留了早飯，譚紹聞要去，盛希瓊也隨的出監。一同拜過妻厚存，同往會館，辦理引見事體。懇過同鄉，取具印結，投在兵部。

這譚紹聞，論副榜該是禮部的事，論選官該是吏部的事，因以軍功引見該是兵部的事，此例甚奇。那兵部當該書辦，覺得奇貨可居，豈不是八十媽媽，休誤了上門生意？因此這不合例，那不合例，刁難一個萬死。妻厚存雖幾次面論，書辦仍自口是心非。看官試想，文副貢叫兵部引見，向本無例，銀子不到書辦手，如何能合朝廷的例？這譚紹聞如今已經過交戰殺人的事體，胸中也添了膽氣，就有幾分動火。盛希瓊幾番勸解說：

「部裡書辦們，成事不足，壞事有餘；之不武，不勝為笑。這是書辦們十六字心傳，他仗的就是這。」譚紹聞則仗著欽取，只是不依。盛希瓊遂偷墊了二百四十兩，塞到書辦袖裡。次日書辦就送信說，明日早晨引見。書辦心裡想，是譚紹聞通了竅；譚紹聞心裡想，是書辦轉了環；惟有盛希瓊心裡暗笑：「此乃家兄之力也。」

到了次日，兵部武選司引見。跪在御前，念起履歷：「譚紹聞年三十五歲，河南丁酉科副榜。因隨任委辦防禦倭寇，密訪通倭逆賊得實，秘籌火具克敵制勝今奉皇上恩旨陞見。」聲音高亮，機務明白。嘉靖皇上略垂詢了幾句，天顏甚喜；但定目細看，並非武將，卻是文臣，乃降旨以浙閩濱海知縣用，隨帶軍功加二級。引見雖是夏官，旨意應下吏部。恰好黃岩縣知縣開缺，吏部遵即用例，選了黃岩。

譚紹聞領憑赴任，心裡想探望母親。盛希瓊也想譚紹聞途經祥符，家書之外，帶些口信，便慫恿投呈吏部，以修墓告假一月。吏部收呈公議，以黃岩方被倭騷，黎民正待安輯，難以准假。書辦送批到會館。若非銓曹有實心辦事之員，不曾公議，書辦還要舞文批准，以作索賄之計。盛希瓊仍疑不曾賄囑之過，不勿那書辦若遇見實心做官的，也就毫無權柄。譚紹聞卻有目睹黃岩凋敝，難以辦理之意。書辦道：「這卻有法子。晚生以老爺與藩司公雖是丹徒祥符隔省，只說誼屬兄弟，近在期功，這便有個迴避例子。不過一兩個雙單月，另選好地方何如？」

譚紹聞初任，正靠藩司有個族誼，如何肯呢。口中不敢多說，只說：「黃岩既已走過，不敢另叨天恩。」那書辦見是開交的話，譚紹聞賞了送呈批小廝大錢五百文，書辦代謝去訖。

以下便是我訂息銀添官箱，人受薦金送長隨，拉繯的與門上二爺，商量八扣九扣的話。做針工的，想承攬新官這一宗冬裘夏葛的大活。當小公的。想挨擦新官這一宗斟酒捧茶的輕差。

幸而紹聞幼違庭訓，曾經過幾番大挫折，此中有了閱歷的學問，不肯自蹈新官的惡套。卻有一宗錯聽的笑話兒，不妨略述一番，以為看官解悶。

一日梅克仁從前門上過，見一擔新桃，一百錢買了十個，帶回會館洗了，擺在盤內，叫主人與盛二公嘗新。二人吃著，甜脆可口，盛希瓊道：「這桃甚好。」紹聞道：「這裡桃小，太貴，不如咱祥符，桃價兒賤些。」恰恰看會館的張美從窗外經過，遂送信與王媒婆。次日，王媒婆來了，張美引著與譚紹聞磕頭。譚紹聞問其所以，媒婆道：「聽說老爺要尋一房太太哩，小女人情願效勞，包管好就是。」紹聞茫無以應。盛希瓊道：「你是媒婆，你說來由，你怎的知道這位老爺要娶妾？」王媒婆指張美道：「張二爺送的信。」紹聞道：「你有何來由叫他來？」張美道：「前日小的在窗子外邊過，聽老爺與盛老爺說，這京裡討小，價兒太貴，不如河南討價兒賤些。小的想老爺如今就上浙江，不走河南，不如討個到船上便宜些，何論貴不貴。」紹聞還不甚解。希瓊明白了，笑個狻猊大張口，說：「那是我們吃桃，譚老爺說這桃小，價兒且貴，不如我們那裡，一個錢買兩三個桃，京裡一個桃，就是十個錢。與娶妾何干？」張美笑道：「我是討喜錢討慣了，所以錯聽。」一男一女笑的了。走到甬道上，媒婆道：「老爺們想小老婆想的會瘋，張二爺想老官板想的會聾。」張美把媒婆肩上拍了一把，說：「王大娘想這宗彩錢，想的腳也會腫。」二人大笑，出了會館。這譚盛二公，在屋內還笑個不住。

閒言不表。單說譚紹聞上任，這拜別當日鄉試主考，須得有個程儀。副榜雖非主考屬意門生，然到做官之日，不謁恩師，自己默嫌忘本；主司今日，也覺是個門前桃李，賜之酒食，贈以對聯，也是極得意的。這留別同鄉鄉紳，酒宴筆帕往來也是不能免的，州縣借朝貴為異日之照應，朝貴借州縣為當下之小補。這一切雜用，俱是盛希瓊換的黃金，以資開銷。

諸事已畢，盛希瓊於紹聞臨行前夕，備了一桌酒餞行。只此二人，別無陪客。三五杯後，希瓊方開了口，說道：「賢弟今日做官了，我有幾句話，要向賢弟說。我今日餞行，不似北京城中官場內酒席，以遊戲徵逐為排場；仁者贈人以言，方謂之真朋友。俗

語說，知縣是父母官。請想世上人的稱呼，有稱人以爺者，有稱人以公者，有稱人以伯叔者，有稱人以弟兄者，從未聞有稱人以爹娘者。獨知縣，則人稱百姓之父母。第一句要緊話，為爹娘的饑極了，休吃兒女的肉，喝兒女的血。即如今日做官的，動說某處是美缺，某處是丑缺，某處是明缺，某處是暗缺；不說衝、繁、疲、難，單講美、丑、明、暗。一心是錢，天下還得有個好官麼？其尤甚者，說某缺一年可以有幾『方』，某缺一年可以有幾『撇頭』。方者似減筆萬字，撇頭者千字頭上一撇兒。以萬為方，宋時已有之，今則為官場中不知羞的排場話。官場中『儀禮』一部，是三千兩，『毛詩』一部，是三百兩，稱『師』者，是二千五百兩，稱『族』者，是五百兩。不惟談之口頭，竟且形之筆札。以此為官，不盜國帑，不啖民脂，何以填項？究之，身敗名裂，一個大錢也落不住。即令落在手頭，傳之子孫，也不過徒供嫖賭之資，不能設想，如此家風可以出好子孫。到頭只落得對子一副，說是『須知天有眼，枉叫地無皮』，圖什麼哩？做了官，人只知第一不可聽信衙役，這話誰都曉哩，又須知不可過信長隨。衙役，大堂之長隨；長隨，宅門之衙役。他們吃冷燕窩碗底的海參，穿時樣京靴，摹本元色緞子，除了帽子不像官，享用不亞於官，卻甘垂手而立稱爺爺，彎腰低頭說話叫太太，他何所圖？不過錢上取齊罷了。這關防宅門一著不可等閒。要之也不中用。宅門以內濫賭，出了外邊惡嫖。總不如你家王中做門上，自會沒事。那做官請幕友也是最難的事。第一等的是通《五經》、《四書》，熟二十一史，而又諳於律例，人品自會端正，文移自會清順、暢曉，然著實是百不獲一的。下一等幕友，比比皆是，托他個書札，他便是『春光曉霽，花柳爭妍。』『稔維老寅台長兄先生，循聲遠著，指日高擢，可預卜其不次也。額賀，額賀』云云。

俗氣厭人，卻又顧不得改，又不好意思說它不通。這是一宗大難事。托他辦一宗告示稿，他便是『特授黃岩縣正堂加八級記錄十次譚，為嚴禁事……本縣出言如箭，執法如山，或被訪問，或被告發，噬臍何及，勿謂本縣言之不預也。』諸如此類。試想百姓尚不認的字，如何懂的『噬臍』文意？告示者，叫百姓們明白的意思，就該婦孺可曉，套言不陳。何故單單叫八股秀才讀《盤庚》上下篇？這宗幕友，是最難處置的，他謀館不成，吃大米乾飯，挖半截鴨蛋，箸頭兒戳豆腐乳；得了西席，就不飲煤火茶，不吃柴火飯，炭火煨銅壺，罵廚子，打丑門役，七八個人伺候不下。將欲攆出去，他與上司有連手，又與上司幕友是親戚，咱又不敢；少不得由他吆喝官府，裝主文的架子身分。別的且不說，只這大已牌時，他還錦被蒙頭不曾醒來；每日吸著踩倒跟的藤鞋，把人都厭惡死了。他反說他那是幽閒貞靜之貌。衙門中，第一以不抹牌、不唱堂戲為高，先消了那一等俗氣幕友半個厭氣光景。還有一等人，理學嘴銀錢心，賢弟尤宜察之。賢弟審問官司，也要有一定的拿手，只以親、義、序、別、信為經，以孝友、睦姻、任恤為緯，不拘什麼戶婚田產，再不會大錯，也就再不得錯。我雖不曾做官，我家母舅家，一位族間外祖，做過汾州府太守，常說他的做官之法，只六個字：『三綱正，萬方靖。』我之所贈，我之所送，盡此矣。」譚紹聞起身謝教，直磕下頭去。車輛已齊，新官起身，朋友握手，深情無既。一拱而別。

譚紹聞到張家灣，梅克仁覓飛沙船一隻，太平船一隻，行李皮箱早已裝妥，單等下車登舟。

過通州，抵天津，泊在老君堂邊。一條黃布旗，上寫「奉旨特授黃岩縣正堂」大字，飄在半空中。雖比閣部台館督撫藩臬的旗，官職大次，要之以一副車而蒙殊恩，上邊寫「奉旨特授」四個橫字，卻也體面威風之至。

順風開舟。過武城，入子游飢，看牛刀所、割雞處。過魚台，考魯隱公矢魚於棠。過微子湖，問微子山殷姓三百家。過露筋祠，讀米元章碑。過平山堂，憑弔歐陽文忠公遺蹟。過焦山，尋《瘞鶴銘》古拓。過金山，求郭青囊葬處。過姑蘇，登虎丘山，坐千人石。又五百里，到了武林。回思夷門，雲樹渺渺，朗吟宋人詩句「直把杭州作汴州」，以寄倚閭之思。

進的省城，先見了兄藩台大人。次謁撫台，謁道、府。又討開出了湧金門，游了半日西湖，這蘇公堤、林和靖孤山，尤為屬意。

次日上黃岩去。路過定海寺，寺僧捧茗謁見。檢查用《千字文》所編字號，火箭已失去十分之二，方歎當日造此火箭時，幸而是家兄捐備，若動官帑，豈不是官守自盜？甚矣，作官之難。因叫黃岩來接，衙役又搬了幾捆，在寺門前放了數百筭，以寄舊日破敵之快。仍回僧舍，判了封皮，貼在存貯火箭廟門。

用了飯，徑上黃岩而去。

這新官上任的儀注，處處皆然，眾人曾見，諸如拜恩、拜印、拜客、謁廟，那傘扇旗幟之飄揚，敲鑼傳呼之聲音，不必曲狀。但好官則溫厚和平，不改儒素舊風；俗吏則趾高氣揚，顯出光棍排場。此中分流別派，只在神氣微茫之間，早不出奸胥猾吏醜料，亦跑不掉飽於閱歷者的眼睛。這譚紹聞是浮浪場中閱歷罄盡，艱窘界上魔難飽嘗，所以今日做官，蒞任之初，尚能飭雅度而免俗態，並無驕傲凌礫可笑處見於眉睫唇吻之間。嗚呼！譚孝移可以瞑目矣。

正是：

莫道我是官，許眾冷眼看；

分派歸何處，人心鏡一般。

## 第一百零六回譚念修愛母俱病榻王象蓋擇婿得東牀

卻說譚紹聞上了任，與前令交代。那前令是個積慣猾吏，看新令是個書愚初任，一凡經手錢糧倉庫諸有虧欠之處，但糊塗牽拉，搭配找補，想著顛預結局，圖三兩千金入囊。這譚紹聞原是正經人家子弟，浮浪時耗過大鈔，一旦改邪歸正，又遇見兄藩台是個輕財重義的手段，面軟心慈，也曉的前令瞞哄，曲為包涵，希圖斬截。爭乃前令刻薄貪漁，向來得罪於一縣之土民胥吏。這書辦們，或是面稟，說某項欺瞞多少。或是帳稿，開某項折損若干。舊令便要鎖拿書辦，說他們舍舊媚新。這書辦那裡肯服。本來「三個將軍抬不動一個理字」，舊令只得又認些須。支吾遷延，已將愈限，上憲催督新令具結。到無可再緩之時，舊令經過官署，面懇寬收，以全寅好。譚紹聞只得認了一半，草率結局。

舊令解軛脫樊而去，譚紹聞方得振起精神做官。留心體察衙役，沒有一個不持票殃民；稽查書辦，沒有一個不舞文枉法；上台照拂，無非漁利之計；紳士綢繆，不免陽鱗之憎。作了一年官，只覺握印垂綬，沒一樣不是作難的，沒一宗不是擔心的。

這宅門以內，笨的不中用，精的要哄官。想來想去，還是王象蓋好，不如差人回祥符叫王象蓋。於是寫了一封母親安稟，並簣初讀書以及家間瑣屑事務的書。一張諭帖，諭王象薦來黃岩幫辦事體。外有程嵩淑、張類村、孔耘軒候安書啟，盛希喬、張正心、閻仲端的問好信札。包了一個包封。又購了些浙江土物，自己家裡是五鳳冠一頂，七事荷包霞帔一領，上奉萱堂；綢緞為巫氏、冰梅衣服；書冊是簣初的覽誦；竹木奇巧是用威的耍貨；首帕，手巾，香囊，扇袋，梳篦，是使婢們的人事；靴帽圍帶等件，是僕斯輩的犒賞。外特寄王象蓋一個包袱，針線縫了，內中是趙大兒、全姑、孩子的東西。揀了兩個走過河南的能乾衙役，給發路費，擇日起身，徑投河南而來。

等了兩個月不見回來，紹聞有些焦急，白日辦事，夜間縈心。忽一日兩個衙役回署叩頭，不見王象蓋，內心已自不安。

衙役呈書，封皮不見「平安」二字，心中又是一驚。急忙拆看，乃是兒子稟帖，密排小字，寫個滿紙。及看到「老太太思念父親，漸成大病。父親可否回來，官方事務，兒所不諳，不敢妄為置說。要之，老太太年事已高，總以回家為妥」，徐元直方寸亂

了。至於「王中辦理家務，委的萬難分身，今紹聞看來，已非急務，且自由他。

次日，即便上省。先謁見兄藩台大人，呈上家書。大人看了，開口便道：「去年兄接家眷到浙江，俱言孀太太安好。不料此時忽患病症，這事賢弟該請終養。天下為父母的，到老來有病時，只要兒子不要官，且後悔叫兒子做官。假如有幾個兒子，或做官或不做官，都想叫在病榻前。齊做了官，還恐怕來的不齊。即有不孝之子，到這時候，也只論子不子，不論孝不孝了。你如今身在浙江，孀太太卻夜夜見你哩。」紹衣說到天性至處，這人人不異的親心，譚紹聞不禁嗚咽，流淚滿面。

譚紹衣道：「不必灑惶。你做官日淺，未得迎養孀母到署，然蒙去年上吳天上帝尊號覃恩，請了兩代封贈，也可少慰為人子者顯揚之心。現今即孀太太沒病，而年逾七旬，賢弟也就該請終養。況你又是孤子，與例相合。我如今上院見大人，把你這個情節說明。我出來你就稟見面陳。錢塘縣是河南尉氏人，請他出具同鄉官印結。你安排縣衙書辦，照例寫一張請終養申詳，用上印。我添上一張駁稿備案。你再詳一套委無別故欺飾，申詳到司，加上同鄉官印結。司裡再加上實查委係親病印結，申詳到院。以便咨部，啟奏。待聖旨下來，便可回家。老太太見兒心喜，管保就好了。你今便差人到黃岩，諭各房書吏，把告終養原由說明，叫他們各照所管錢糧倉庫，馬匹船隻，墩台驛站，沿海水驛，城池壇廟，一切事件，早造清冊，以便委令前去盤查交代。但你做官一年，經手有虧空與否？」紹聞道：

「替前令擔有一千五百金，出具完結。一年填有一千兩，大約還有五百金虧空。」藩台道：「這個不難。此去委令，我與院大人商酌，大約是我的同年、上虞縣知縣靳守訓。我對他說，叫他速出完結，打發你起身。你所欠款項，我都實實給他。我不迫所屬州縣，叫他出擔空印結，屈之又屈，懸之又懸，接印州縣官作難。我凡事只以實辦。倘若我強了人，說我做上司的替他擔承，萬一我去任後，來的大人以實辦起，豈不坑了州縣官的身家性命？我不是顛預了事的上司，各屬員已信之有素，何況是吾弟的事。你只管照我說的辦來。還有一宗大事，也商量定了罷。前在河南，說與簽初定親，如今一別數千里，久後稀於見面，不說定你我都懸念。這是咱的一個外甥女，姓薛氏。

姑老爺沒於山西榆次縣任所，我接姑太太、甥女、外甥到衙門。

彼時實初到道署，姑太太一見心許。今日賢弟要回家，我一力主張定了親事。你各人兒婦，叫你看你你放心，回家好講與孀太太，說與弟婦。」紹聞唯唯。生法兒見了薛甥女，心中甚喜，急切辦了表禮八色，行了納采禮，得了回啟。

又耽擱一天，黃昏出城。回到黃岩縣，一一俱依藩台所言辦理。又隔了五日，上虞縣知縣靳守訓，奉上憲委牌，接署黃岩縣事。這一切卸事交印，接印蒞政，兩縣令俱照例而行。至於交代盤查，案件未結止者，催科未完繳者，國項未完足者，舊令無一毫欺飾，新令受過藩司囑咐，五日之內，邵出具印結。

譚紹聞定期辭署上省。這城鄉百姓連夜做萬民傘，至日盒酒擺了四五里，父老子弟遮道攀轅，不忍叫去。紹聞不勝酒力，一桌一盞，竟成酩酊。總之，愚百姓易感而難欺，官是錢字上官，他們的口舌，是按捺不住的；官是民字上官，他們的眼淚，是收斂不來的。譚紹聞雖蒞任不久，畢竟是民字上刻刻留心。

況且未任之先，造火箭克敵，又綏輯過災黎，早已有了先聲。蒞任之後，也仿婁潛齋治館陶政績，做了幾件。此所以百姓們有「好官不到頭」之恨也。

星夜到省，進了藩署月交代賠墊之項，藩台自另日與上虞縣楚結。本夜又備送了水陸路費。譚紹聞次日起身，水棹陸鞭，一路風馳，不及一月，進了祥符。

看官要知，父母到老來有病時，心中只有一個死字橫在胸膈。這是大黃不能瀉的，藜蘆不能吐的，也是參著峻補不能起的。唯有兒子到跟前問癢問疼，這疼癢就會寬解；擦屎刷尿，心裡也沒避諱。譚紹聞到家，叫了聲：「娘，我回來了。」王氏聽見，就是活神仙送了一個「天官賜福」條子，笑道：「你回來了好。」這病便減了十分之七，偏偏心口子就不再疼了。晚上，又服了姚杏庵的藥，披起衣服，倚枕而坐。紹聞。

巫氏、冰梅、實初、用威圍在跟前。紹聞把怎的造火箭，怎的燒餘糧，怎的破普陀山，說了一遍。巫翠姐如聽戲文一般，又問下事如何，紹聞道：「娘乏暈了，不說罷。」王氏笑道：

「你說，我聽。」紹聞又說入京引見：「皇上面南坐著，我跪下，說臣是譚紹聞，河南祥符副榜，做火箭燒壞了日本國賊兵七八千。皇上大喜，放我即用知縣。浙江黃岩縣開缺，把我選到黃岩去。我到浙江，先見了咱家紹衣哥，才去上任。衙門的長隨，都是些吃好的，穿好的，辦事專一弄錢，我才差人來叫王中去把宅門。誰知再等總不見到。後來興官家書到了，才知道娘病著哩。俺紹衣哥，叫我告終養——」王氏道：「怎的叫終養？」

紹聞道：「回家探望母親，好了多吃些飯養身子。這就叫終養。」實初道：「奶奶如今好了四五分。前些時，有四五天不肯吃飯，每日只三五口藕粉。如今漸漸好些，吃粥，吃乾飯，吃蓮粉，每天有三四湯碗。」巫氏道：「我許下三天獻神戲。」紹聞道：「好了就唱。」冰梅道：「我許下吃清素。」紹聞道：「奶奶好了，大家都是有功哩，多謝你兩個虔心。」卻說王氏見兒心喜，飯漸吃的多，藥漸吃的少；少吃藥是治病良方，多吃飯更是治病良方。一天好似一天，會起來了，會扶杖走了，會丟了杖兒走了，不及一月，全然大癒。

這是譚紹聞能慰親心，也是譚紹衣處置得體。以視世之貪位慕祿者，明知親老嬰疾，卻甘戀權而惡枕塊。一旦在任聞訃，卻刻父母《行述》曰：「不孝待罪某任，罪逆應自殞滅。不意昊天不弔，禍延家嚴（慈），於某月某日疾終正寢（內寢）。不孝於先嚴（慈）見背之日，未獲屬纊含飯，是尚何以覲顏而為人子也耶！」姑念「先嚴嘉衍（先慈懿德）」云云，只得「濡血縷述」，央你們先生大人採擇，於是「不孝這裡銜結無窮」

起來。這是未衰杖時裨諶起就腹稿，遂成官場中丁憂的一個通套。作者贅一句贊曰：「嗚呼哀哉！豈不可笑。」卻說譚紹聞既不在能縣聞訃而匍匐就道，何至在開封府填諱而縉紳借銜？一筆掃盡，言歸正傳。這王象蓋在南園中聽說少主人在任裡回來，兩步趕成一步，來蕭牆街探望。見了磕頭，紹聞急忙扯住，說：「我在黃岩縣差衙役接你作門上，再等也不見影兒，好不急人。」王象蓋道：「奶奶有病，我如何能去？總為我走了家中無人，我不去衙門畢竟有人。如今少爺可以到碧草軒一望。」

王象蓋討了鑰匙，譚紹聞跟著。開門一看，較之父親在日，更為佳勝。原來譚道台離任，家眷要住此處，開封太守代交贖價，業歸原主。當即叫各色匠役，壘照壁，砌甬道，裱糊頂棚，髹漆門窗，又移道台在署買得流落民間的艮岳石頭錦川二峰、太湖三塊，又搬道署花木三十盆筒，魚缸兩個，涼墩八座。到後來家眷搬走，交與王象蓋鎖訖。今日紹聞周詳審視，好不快意。猛而想起當日賭輸，在此直尋自盡，不覺悔愧交集。若非改志讀書，遇見紹衣，得以親近正人，不用講家聲流落，這碧草軒怎得如此麗日映紅，清風飄馥？只這一株怪鬆，怎免屠沽市井輩褻此蒼蒼之色，囿此謾謾之韻？王象蓋吩咐園丁灌溉畢，鎖了園門，自回南園。

紹聞到堂樓，一家團坐。說起與官兒聯姻薛氏之事。王氏道：「在那裡住？」紹聞道：「就是紹衣哥甥女。父親是進士，山西榆次縣知縣，歿於任所。紹衣哥接在衙門。」王氏向巫氏、冰梅道：「想必就是薛姑太太女兒全淑姑娘。道大人家眷搬在後書房，官太太、姑太太、全淑姑娘都來在這裡。後來備席請來，我叫趙大兒母女兩個來伺候客。這全淑姑娘與全姑兩個一見，就親熱如姊妹一般，再摘離不開。雖綢緞布素是兩樣，人材卻不分高低。官太太、姑太太都是誇說，只像一對兒。轉眼不見，兩個上樓不知說什麼去了。後來道大人來接家眷，咱這裡擺酒餞行，全淑姑娘不吃什麼，兩個上樓，都把臉上粉搽了，像是割捨不得的光景。我心想把全姑配與官兒，如今有了全淑姑娘這宗親事，罷麼，不提就是了。」紹聞道：「兒心裡也久有全姑這宗事，與母親一樣，只說不出口來。萬一中不從，就不好見面了。沒有麼，娘見王中，硬提一句，他不依時，娘是女人家，只說娘老的糊塗了，丟開手，話就忘了一般。」王氏道：「也使的。王中不依，就把這心腸割斷也好。」

恰好次日王象蓋又進城來，帶了一磁罐子鹽腕的紫蘇，說是奶奶病起，好以咸菜下飯。到了樓門，王氏道：「王中站住，我出

去說句話。」忙從樓東間扶杖慢慢的出來。王象蓋道：「奶奶太好了。」王氏道：「頭還發暈，別的沒什麼意思。我想你四口兒，回來到西書房住罷。閨女大了，南園沒個遮攔，不成看相。」王象蓋道：「奶奶吩咐很是，就回來。把南園佃與人家種也使的。只是吃菜不便宜了。」王氏道：「全姑我見他親，伏侍我便宜。」王中道：「只是小娃兒，不知道什麼。」王氏道：「我老了，早晚離不得個小娃兒在跟前，說話解悶。與相公我也離不了。他兩個俱十七八歲，又不便宜。我心裡——，我心裡只想——」王象蓋明白，說道：「奶奶只管說就是。」

王氏道：「我說的不成話，老了糊塗，你休怪。」王象蓋道：「怎敢說怪。」王氏道：「一發成就了他兩個何如？」王象蓋道：「我是個奴僕——」王氏吃了一個小驚。「——與相公我已留心看了，將來是個大有出息的人。但以僕配主，心中有些不安。容我到大爺墳上磕頭稟過，見小的不敢欺心。」王氏道：「你知與相公有了丈母家也不？」王象蓋道：「已料知。道台大人眷在後軒上住，那一位全淑姑娘，小的見過。當時心裡有這個想頭。如今少爺在浙江，想必與與相公定下這門親事。」

奶奶今如此說，這是天從人願，小的有何不依。明日就上大爺墳上告稟。」話統說明，把一個王氏喜的到不可解地位。紹聞自閩楷書館回來，王氏道：「王中卻不嫌偏房，明日要上墳上告稟你父親。」紹聞道：「兒回來，因母親有病，雖說柯堂告先，卻不曾墳上磕頭。正要明日去，改日再擇吉祭祖。」

這上墳磕頭之事，一筆已見大意。

此下譚紹聞坐車拜客，無非是婁、孔、程、張、蘇幾家。

這數家之老成典型六七十歲的，英年時雋之二三十歲的，走價相約，公同一日道喜。這譚紹聞一發謙遜，便把王象蓋許姻之事，請教一番。蘇霖臣道：「此亦權而不失其正者。經云：『子有二妾，父母愛一人焉。』則父在而子有妾，此其一證。但未嫡而遽納妾，微覺太早些。」張類村道：「納妾恐致爭端，就怕這個。」程嵩淑笑道：「諸侯一取九女，只為不姓妒。」紹聞又請教外父，孔耘軒道：「出於令堂之命，且令堂高年，須此女伏侍，只應遵而行之。但不可親迎廟見，使嫡庶之禮不分。」

程嵩淑又大笑道：「聖人說，成事不說。」把話止了。酒肴既完，眾客各歸。

單說王氏與王象蓋樓下說就。紹聞與王象蓋墳上回來，這一月之中，紹聞賜綢緞表裡，金翠頭面，酒罈肉盒，頗為豐美。

至日，樊婦坐花轎作迎姑嫂，佃婦做送女客，簪初衣冠整齊，卻不敢行親迎奠雁之禮，明其為納妾，非若娶婦六禮必備。

老樊回來，遵「聽房結子孫圪坨」俗諺，預先偷買一根紅布帶兒藏著。小叔用威坐牀，新人屋也來了幾個鄰婦叩喜。送了交杯，更深人散，簪初拴了門。老樊俟人靜之後，手執紅帶兒，潛行徐步，在窗外偷聽，不聞動靜。又一頃，彷彿如聞哎喲，老樊結了一個圪坨。站的腰酸，存立不住而去。

## 第一百零七回一品官九重受命兩姓好千里來會

卻說譚紹衣在浙江藩司任所，日夜不暇，盡心竭力，無非上焉為德，下焉為民的事體。浙江合省屬員服其正直，百姓悅其清廉。三年已屆，頌聲載道。譚紹衣仍是小心翼翼，不敢怠慢。忽一日皇上有旨：「著浙江左布政司譚紹衣進京陛見，問話來說。」命下之日，即刻就道，水舟陸車，星夜進京。陛見之時，皇上嘉其平倭輯民有功。未出三日，聖旨又頒：「河南巡撫，著譚紹衣去。欽此。」

塘報一到祥符，滿城都謠起來，說如今新來的撫院大人，即是舊年北道哩那位道台。這屬員中君子加慶，百姓們正人皆欣。可見正人做官，到重來時歡聲遍野，若是小人，只得唾罵由其唾罵了。穿補衣的人，何可不懼！也可悟「得意夫妻欣永守，負心朋友怕重逢」這句俗諺，人世偶侶，作如是觀也可。

卻說二月初二日，譚撫台到任。先一日黃河大渡官船，彩畫的如五色大蚰一般，闖門大敵，紗窗四張，中間一根鑽天高大桅，半空雲中飄著一面大旗，上寫「巡撫部院」黑布縫的字畫。隨帶五六隻大船，四乘轎，二馬車，大車十輛，皮箱幾百個，被衣衣褶數十捆，從陳橋搖擺而來。這南岸鸞鈴報馬望見，早飛鞭向南跑。船至中間，又一匹報馬望南電奔河南彩棚。

這數十員官員，文員之胥役是棍板，武職之目丁是弓箭，早在黃河南岸聚了幾千人。

船將攏岸，手本重重，都是向船上遞的。中軍官尚且不看，何況大人。只聽得道：「傳河廳。」河廳飛奔上船稟見請安。譚撫台吩咐道：「方才過景隆口，纓堤還可。月堤之外遙堤，卻被牛牧踏溜了許多。目之所見如此，不見之處，或亦如此。」

貴廳不必進城稟見，可並為審視，有坍塌更甚者，即丈明長短若干。造確實清冊，以便領帶補修。南岸亦照此一例辦理。」

河廳說：「是。」下船而去。

大人起身方欲下船，忽聽有女人持紙呼冤者。衙役推阻，大人忙吩咐，連人帶呈交祥符縣，進署即行代為投遞。

及下船時，跪下幾十員官，中軍官喝一聲「免！」都起身雁行而立。所過村莊，俱有盒酒迎接，六十、七十老頭兒，扶杖叩頭，有跪下爬不起來的。總為大人做道員時，驛上草料豆子，公買公賣，分毫不虧累民戶；漕糧易得交納，只要曬乾揀淨，石斗升合不曾浮收；衙役書辦犯了一個賊錢，立刻處死。

今日百姓所供\*的酒，大人跟隨內丁，肩上挎一個大錫瓶，一桌一杯，俱貯在內。要知此等村釀，不減玉液瓊漿，做公祖父母官，聞香早已心醉，與瓊林宴上酒，恰好對酌。何也？人君為國求賢，無非為這幾個百姓。百姓飽爾飲食衽席之德，你才得醉百姓曲跽擊拳之酒。你到歿世後，百姓還有俎豆哩。

旗幟前導，旌旄後擁，到了天王寺前。這天王寺，是宋朝行軍，例在城北供奉天王。在當年為禱勝處，在今日為接官廳。

只見寺前一個大彩棚，兩藩一桌出棚遠接。大人下了八座，藩桌跪下請了皇上聖安，大人站答聖躬安和。藩桌望上叩賀福慶，然後按儀注行大僚相見之禮。進了彩棚，伺候官奉茶。茶罷，伺候官奉酒。酒過三斟，大人起身。這一條北門進城的路，轎馬在前邊搶奔，何嘗是魚隊雁陣；旗傘在路上亂跑，不能分蝶素蛾黃。惟有將近大人時，樂班騰細響，長騶奮高呼，才有整齊嚴肅光景。

行不半里，見道旁案垂桌圍，座鋪椅搭，肴核滿陳，酒體全具，旁邊站了一個七品補服官，一個穿襪衫的少年諸生。大人轎到，這兩個道旁打躬，大人即忙下了八座，二人讓至桌邊，卻是立談。遠遠望見，有甚為親密之狀，又不敢近前，聽不的說些什麼。款曲半晌，大人上轎，二人恭送轎旁。頃刻間，人都知那是黃岩縣公譚紹聞及兒子譚贊初秀才。

三聲炮響，大人進了北門。遲了半晌，又九聲連珠炮響，滿城都知是大人進了衙門。這衙門前蜂屯蟻聚，紛紛攘攘。惟有譚紹聞橋梓，人人屬目。少頃，只聽得說：「大人內邊請黃岩縣譚老爺。」紹聞父子進署。外邊稟見的，內邊請會的，紛紛錯錯。時刻藩、桌、道。府，都曉的蕭牆街黃岩公是大人近支族好。那些微員未弁，腹內便有了蕭牆街三個的印板。緣大僚位重，這門下的牛馬走，官兒們還都要有以知其姓字為通竅之能員，何況大人之本族弟姪？

譚紹衣做了河南巡撫，這些善政，作者要鋪張揚厲起來，不僅累幅難盡，抑且是名臣傳，不是家政譜了。作文有主從，稗官小說亦然，只得從了省文。

單說譚紹衣蒞任，應對少暇，與紹聞提起簪初姻事，說道：

「皇上撫豫命下，論公事則隕越懼，論私事則咄咄可喜。簣初與薛甥女聯姻一事，我在京已差人上浙江接家眷了，大約再遲一月必到。到了，咱先辦聘禮，既聘咱即辦娶事。《易》著乾坤，《詩》弁《關雎》，《書》美釐降，《春秋》重元妃，五倫六經的大義，叫八股子秀才寫來套去，倒弄成老生常談。即如薛甥女之賢德，及簣初姪之美材，我千斟萬酌，看的至當，直是天作之合，非關人力所為。及年將及笄，而男女相隔數千里，且官場中北燕南閩，朝齊暮晉，毫不成定。忽而你有終養之請，我有撫豫之命，千里姻緣到六禮該完之時，俱以我兄弟二人君親之義成之，將來桂蘭繁衍，不煩蔡卜可決。但我向來不曾問你，這簣初是何姓所出？」紹聞道：「庶出，是一個房下生的。」紹衣道：「嫡室何姓？」紹聞道：「元配是父親在日定的，姓孔。繼室是父親去世後母親定的，姓巫。」紹衣道：「這可臆斷：叔大人定的，必是士夫之族，我知叔大人學問性情。嫡太太定的，必是市井之輩。若是女人管聯姻大事，不是母家之瓜葛，必是殷實之小戶，此不待問可知。不然，聖人何以有女不言外之誠？我且問你。簣初生母何姓？」紹聞道：

「說來可笑，一向不曾問及。」紹衣道：「賢弟大差。經曰『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』，卜必在問之後。簣初名列膠庠，而為之父者，尚不知其生母何姓，如此何以做官？即如異日修族譜，當注生母某氏出。若不知其姓，則須注『紹聞庶子』，因子而填父諱，何以示後世？朱子雲：家庭間沒個禮字，定然是天翻地覆世界。咱家累代仕宦，現今你我兄弟，都蒙皇恩做官，家庭間不得不以禮為遵循，顛顛是行不得的。」紹聞口服心折，意中暗道：「無怪乎皇上大用，委以統馭百官，節制萬民，撫綏一百二十府州縣之重任。」紹衣道：「你今家居，別的沒事，現這鴻臚派一支，又添了一輩人，你也做了黃岩知縣，將來還要升遷。有了兩個姪兒，該續在家譜上。你今日到家，問明白簣初生母姓氏，即刻寫了，叫刻匠匠人刻板，續上一張，以繼叔大人在丹徒寫的族譜之後。將來簣初高發，族譜上曉然明其所出，異日居了大位，好特疏請封生母。若不問明，現今簣初就要寫『河南副榜、黃岩縣知縣譚紹聞庶子』，這父親名字，唯君前可以直呼，《春秋左氏傳》所以曰『樂書退』也。若因簣初姪而書曰『紹聞』，叫簣初心中何以克安？況咱丹徒一族，半城士大夫，豈不心裡添個悶賬？我看著，該把簣初、用威寫在你的名子底下，用威寫『繼嫡母巫氏出』，簣初注『生母某氏』，聖人云『必也正名乎』，聖人如神龍變化，萬不迂闊。」

紹聞領命出衙，回家先省視了母親。問了冰梅出身，進署稟道：「幸奉兄大人命，問了一個明白。簣初生母，原是一個世宦後裔。據他說，他是江南人，不記的什麼縣。他父親是一個廕生，不能知他祖上是什麼大官。他小時只知他家姓趙，他祖與內官兒爭氣，惹下正德皇上，打了一頓棍，又殺了。他奶奶與他母親，還要發落什麼司，說是怪不好。連他也解送京城。

走到半路，奶奶與母親自盡，他舅舅是個秀才，他記的叫葛子淹，跟著送京。婆媳既然自盡，他舅只叫他哭姪子。來了一個官，三縷長髯，他記的像戲台忠臣樣兒，說既是趙姓外甥女，那得送入北京。他舅才領他走開。到背地裡，引著他說：『與那三縷鬚子官多磕些頭。』他舅只是哭。奔到河南省城，自己作假說姓劉。因無盤費，又不敢帶他回南邊，把衣服賣的吃盡。

他舅對人說，是賭博輸了，人就叫他舅是桶子眼。把他寄在薛媒婆家，轉賣到咱家。他舅分手時哭著說，萬萬不可提前事，露出一個字來，就不得活了。所以他在咱家多年，沒人問他，他也不敢說。今日說時，兀自哭個不了。」紹衣道：「與閹宦爭氣惹出大禍，必然是個正直君子。他這舅曲全甥女名節，費盡苦心，也算個有本領的人。奶奶、母親自縊，可謂節烈。只可惜那三縷官兒不知名子，他能順水推舟，開籠放鳥，吾知此公子孫必然發旺。賢弟一問，萬善俱備。怪道簣初才識卓越，器宇謙和，咱家鴻臚派定長髮其樣。為兄的還要一與靈寶爺、孝廉公叩喜。」

正說話時，報鎮江家眷船已到商水縣周家口，沿河州縣送下程、辦緯夫，傳牌已到朱仙鎮。鎮上官員催點拉緯夫一百五十名，預備伺候。飛馬走報轅門，傳宣官說，大船到周家口換小船，好進汴水。紹衣道：「這接嫂太太，須得賢弟引梅克仁去。自古叔嫂無服，何敢以琴瑟累壘。但此番來送家口，不知是丹徒那一個。這些屬員必是接的。料送家口人必是姪輩之平常者，何能應答？況薛家姑太太，趕舊親是姊妹，論新親則賢弟與甥女有翁媳之分，是以兄弟而照應姐姐，以父母而照應兒女，於情為切，於理即為宜。賢弟等再有從周家口到朱仙鎮報時，吩咐大轎十乘，連丫頭養娘都有了。鎮上必有備就的公館，賢弟與梅克仁先到公館裡等候。捨舟而陸，早晨起身，傍午可以進城。」

果然又一日，報汴河船明日泊朱仙鎮。這首縣已將驛馬伺候停當，譚紹聞坐轎，梅克仁及十個乾役，各騎馬匹，已牌時到了朱仙鎮。南船日夕方攏岸，轎子抬進公館。譚紹聞稟見了嫂太太、姊太太，說了明日早晨起身的話。到了次日將午，已抵開封南門。許多微員未弁，隨路陸續來迎，俱是譚紹聞應承開發。三聲大炮，進了城門。不多一時，又三聲大炮，太太八座大轎進了院署。那八九頂四人轎，俱自角門而入，通進了內宅。車上小廝幼婢，亦俱進內宅。

到了次日，藩、臬、道、府來賀，無不迎會。至於外府州縣有進省者，俱有手本叩喜。其有政務商榷者，會見酌議。其餘只簽叩喜者，傳宣官俱發還手本，概行免勞。午後回拜大僚，各有首領官攔路跪稟不敢當的話。日夕時謝步、謝光的手本，帙疊內送，傳宣官登了堂簿，手本送還。

次日凌晨，宅門傳出祥符陰陽官面話。這陰陽官是從來不曾傍院門的，一聞傳話，直喜的不知如何是好，急穿補服，到院門伺候。少刻內催，陰陽官鞠躬奔進。引到花廳，一跪三叩首，站立恭聽吩咐。撫台道：「有一事相煩，叫你擇個嫁娶吉日。」陰陽官跪下道：「請示新男新女貴造。合了生辰八字，照天德歲德喜神方位貴神照臨吉日，細寫紅鸞喜書進呈。」撫台道：「只要在二十日內，十五日以外，尋個日期便是。速去辦來。」

這陰陽官叩頭起來，出的撫院大門，身上不肯寬了補服，街上匆忙而歸，一似人人知其上院光景。到了家中，展開黃儀鳳《選擇全書》，抄些大吉大利話頭。又急向書東鋪中買了鎊金龍鳳大啟，徽墨湖筆，抄到啟上；寫不甚端楷之字，錄不甚明晰之文。抄完，穿上公服，跟個小廝捧著鸞書，又上院來。

上號房吏代為呈進。撫台只看一行「一遵周堂圖，乾造天乙貴人，坤造紫微紅鸞，謹擇於本月十六日喜神照臨，定於辰刻三分青龍入雲吉時吉刻大利」，別行不曾寓目。發出喜禮四兩一個紅封。到了上號房，號房定索傳遞勞金，陰陽官失備，逼令解封捏了一塊，方放去訖。

這院門前大小衙門聽事哩，早各報本官大人，本月十六日有撫台娶嫁喜事。三日間布、按、道、府以及豫屬進省官員，並武鎮、參、游等官，綢緞綾紗珠翠鑽環則書奩敬，外附銀兩則書年敬，大約共值五千有零。撫台那裡肯收，眾官那個肯依，再三往復，情不能忍，撫台只得收下。無可位置，乃分一半與姑太太做妝奩，分一半送與黃岩公作娶資。這男女二家，便順水行舟，不費推移之力。不過針工裁縫，木櫃皮箱，牀幾桌椅，衣箱鏡架，銅盆錫燈之類，凡省會之所有者多錢善買，遇世家舊族所售之物，則不難以賤值而得珍貨。

這譚家的聘禮，薛家的妝奩，俱已各備。單等吉日屆期，好行奠雁、御輪之禮。

期前五日，差首領官選個大宅院作公館，送姑太太及全淑姑娘移住在內，丫頭養娘十數人跟隨。姑太太道：「衙門甚為便宜，何必更為遷移？」撫台道：「非是我另起爐灶，只為那邊姪子親迎，有許多不便處。大堂儀門乃朝廷的大堂儀門，閃放俱要作樂放炮，豈可為我家之私喜擅動朝廷之儀注？此其不便一。衙門是譚姓做官，今迎親的新郎，即是譚姓，嫌於無甚分別，此其不便二。且姪子來迎親，外甥云十三歲亦可做的主人，陪著新人行告先之禮。若在衙門中行事，則薛云不宜立大堂迎賓，我無以伯接姪之理。婚姻為人倫之始，叫簣初姪子在何處告薛氏之先？此其不便三。唯設下一個公館，就像薛府一般，設下榆次公牌位，外甥作主，陪著奠雁。此是典禮之大者，萬不可苟簡的。」

姑太太與大人本是同胞姊妹，素明大禮，一說就明白。差頭引著首領官，揀了院署西邊舊宦大宅一處，連著一個書房院，委實寬敞。安插桌椅牀帳廚灶什物俱已完備，黃昏時打上燈籠，薛氏母子坐上三乘大轎，丫頭養娘又坐了二人小轎七乘，垂髫小廝、白髯家人步行可到，徑至公館住下，單等吉日屆期。

這黃岩公家，早令人打掃西樓，以為新人洞房。把碧草軒打掃乾淨，擺花盆，安魚缸，張掛字畫。適然盛希僑親來送伊弟問候書札，即刻督送雕漆圍屏一架，妝飾點綴，以為娶日宴客之所。

及至十六日，譚宅抬出浙中官轎四乘，俱加紅綾作彩。即用舊日浙中傘扇旗幟，肅靜、迴避牌各一對，打的新張黃岩縣燈籠二對。雖說小小排場，卻也不濫不溢，名稱其實。簣初坐了花轎，前往迎親。新婿陪堂，卻央的張正心引禮。那兩頂轎，是娶女客坐的。一路八人是號頭鑼鼓，大吹大打；一路八人是笙管簫笛，細吹細奏。到了薛宅公館，榆次公的十三歲小公子門左立迎，兩個長髯老人家伺候。張正心與簣初下轎來，小公子迎面一揖，躬身讓進。娶女客下轎，自有送女客出迎，兩起兒丫頭養娘，一擁兒進去。

張正心引簣初上的大廳，泡的松子元肉茶奉到。茶畢，張正心便問榆次公神主何在，禮應率新郎告先。薛公子答道：

「客邊難以載主而來，寫的先榆次公牌位在書房院北軒上。一說就當全禮，不敢動尊。」張正心道：「男先之典，莫以此為重，理宜肅叩。」一齊動身，細樂前導，到了榆次公神牌前。上面掛了一副當年萬民感德對聯：「文章宿望江之左，康濟宏猷霍以東。」行了前後八拜大禮。公子照數行禮拜答。張正心代簣初辭不敢當，行了一叩，方欲再叩，張正心攙住。這薛公子年小力微，那裡再掙的動。

回到大廳，又獻了茶。擺上酒席，簣初首座，三酌四盞後，又捧的碗茶來。張正心陪席起身，鼓樂喧豸。這一回廳上奠雁，門外御輪，俱遵著聖人制的儀注而行。

張正心、簣初上轎，迎姑嫂、送女客共攙全淑姑娘上了八抬大轎。母女離別，淚點不乾，提他不著。四位女客，一齊上轎。撫台太太坐了八抬轎，妙送甥女又加上一班鼓樂。最好看者，四抬八抬排了半截大街；最堪笑者，黃傘攬藍傘，金瓜攬銀瓜，龍旗攬彪虎旗，亂跑亂奔，忽前忽後，參差紛錯。看的人山人海，無不手指頤解。

花轎抬至蕭牆街大門前，橫拉三匹彩錦，直如三簷傘一般，卻是三樣顏色。泥金寫的門口大喜字，貼在照壁，並新聯，俱是蘇霖巨手筆。墨黝如漆，划潤如油，好不光華的要緊。因門窄走不過八抬，各堂眷只得在大街下轎。滿地下灑了蘆席，上邊紅的是氈氍，花的是氈氍。自大門至於洞房，月台甬道直似一條軟路。門闔上橫馬鞍一付，機箴一架，取平安吉勝之意。

迎姑嫂、送女客到新人轎前，扶出一個如花似玉的新人，頭戴五鳳金冠，珍珠穗兒，纓絡累累，身披七事荷包霞帔，錦繡閃爍，官裙百折，鳳履雙蹴。那街上看的男女擁擠上來。撫台的軍牢皂隸烏靴鞭子只向空中亂揮，爭乃人眾只管排挨，把榆次公一頂舊轎擠得玻璃窗子成了碎瓷紋。猛聽的喊道：「樹上小孩子壓斷樹枝跌著了！」鼓樂旁邊，又添上喚兒叫女之聲。古人云「觀者如堵」，不足喻也。

四位女客攙定新人，懷抱玉瓶，進了大門。各堂眷以及丫頭養娘相隨而入。到了堂樓院裡，中間設一方桌，絨氈鋪面，紅圍裙四面周繞，上面放了紅紙糊的一隻大門，中盛五穀，取稼穡惟寶之意。門內挑銅鏡一圓，精光映日奪目，明盥濯梳妝所有事也；插擗麵杖一條，切菜刀一口，示以烹任事姑嫜之意也；插大秤一桿，細籽一口，示以稱繭絲、紡木棉，軋軋機杼之意。這些設施，雖不准之《家禮》，卻俱是德言容功婦職所應然者。所謂求諸野；觀於鄉，此其遺意。

薛全淑隨簣初拜了天地，懷抱玉瓶，丫環攙入洞房。放下玉瓶，坐在杌上，全姑捧上茶來，侍立旁邊。全淑一見舊好，心中有久別重逢之樂，出於不料；兩賢媛溫款深衷，不便唇吻，只眉宇間好生纏綿。

譚紹聞自引兒子上碧草軒照客。茶罷設饌，張正心讓薛云首座，薛云不肯。張正心道：「今日之事，尊客一位，如何可以僭越。」薛云作揖謝僭，坐了東席。譚紹聞西向相陪，張正心坐了西席，譚簣初向東北陪座。山珍海錯，烹調豐潔，自不待言。這稿從席面分層列次，俱是王象蓋調停，井井條條，一絲不亂，無不醉飽。賞分輕重，俱是閻仲端酌度，多寡恰如其分，無不欣喜。

內邊特設三席。王氏心意，原是撫台太太專席，沒陪客；四位送迎女客兩席，姪子陪一席，自己陪一席。豈知撫台太太乃是閩閩舊族，科第世家，深明大義，不肯分毫有錯。稱王氏為孀太太，自稱姪媳，說：「那有咱家待客，咱家坐首座之理。」撫台太太分兒大了，王氏平日頗有話頭，今日全沒的答應。撫台太太看是難以結場，吩咐請弟婦巫氏。先撫台太太原請過道喜，巫氏雖亦成官太太，卻不曾到過衙門，聽說撫台太太今日來送親，氣早已奪了，不敢上堂樓來，回了丫頭一句鄉里話：

「不得閒，忙著哩。」如今又差丫頭來請，沒的說了，只得上樓。撫台太太見了，先道太太納福之喜，巫翠姐答道：「納什麼福，每日忙著哩。」撫台太太方曉的弟婦是個村姑，吩咐丫頭道：「看太太那邊有桌面沒有？」丫頭道：「有。」撫台太太道：「姪媳與孀太太無對座陪客之禮，姪婦願與弟婦妯娌們討個方便，說話兒。這兒孀太太與姪子陪客，自然兩下都寬綽。」

望王氏拜了一拜，辭出下樓。巫翠姐只得跟著，到了自己樓下。

丫頭們早已將果碟釘盤酒盞壺瓶之類擺設已就。

這三席未完時，薛云已早起身歸去。直入衙門，那公館早交付主人訖。

這邊撫台太太席完，要到洞房看看姪女。薛全淑早已另洗別妝，換成滿頭珠翠，渾身彩衣。俱是全姑伺候的。撫台太太坐下吃了一杯茶，說了幾句安慰話，吩咐一聲回衙。丫頭傳與家人，家人傳與伺候人役，將八座放正，傘扇排開，二乘送女客轎子，隨著一切家人媳婦婢女二人小轎七八乘，吩咐不鳴鑼不喝道，徑回院署而去。

卻說薛全淑、王全姑二人，在西樓下溫存款曲，王全姑見薛全淑有欲問而赧於口光景，薛全淑見王全姑有欲言而怯於膽情態。王全姑想了一想，將樓門上了拴，竟到全淑面前，跪下細聲說：「小妮子蒙老太太成全，已經伺候了少爺一年。」全淑疾忙攙起，也細聲說：「緣法本在前生，今日天隨人願。既然如此，咱兩個就是親姊熱妹，坐下說話。」王全姑那裡肯坐，薛全淑立起身來說：「你不坐，咱就同站著。」用手一按，二人並肩坐下，手挽手兒，說細聲話。恰好照在大鏡屏中，一個倩服豔妝，一個家常梳攏，斜插兩朵珠翠，四位佳人，面面相覷。這個親愛的柔情，千古沒這管妙筆形狀出來。可笑不敏譎陋，辜負了好情況也。院中只說是樓內新婦自尋便宜，全姑小心伏侍不敢有違，誰知美合兩全，名稱其實。兩人並坐，愛之中帶三分敬意，莊之內又添一段狎情，玉筍握蔥指，親的只是沒話說。

只聽的老樊拍門說道：「來送點心來了。」全姑只得開門。老樊道：「關門不開，你們不餓麼？」全姑接住點心道：「再泡一壺茶來。」老樊道：「我取茶去，休要上門就是。」到了日夕，院中漸漸人影稀疏。將近燃燭，院中人不可辨色時，全姑提個小燈籠，引全淑後院路兒。全淑道：「我的路生。」全姑道：「扶住我的肩膀。」少刻回來，銀燭高燒，巫氏、冰梅並用威小叔兒，齊到新人樓下。新人站立不坐，說未曾廟見，不敢行禮。巫氏道：「用威，請你哥哥來。」簣初到屋，桌上盞碟俱備。巫氏怕禮法不週，催的冰梅、用威齊去，單留全姑伺候。

將近一更天氣，全姑斟酒兩讓，吃了合盞盞，和了催妝詩。

全姑要辭別而去，全淑牽住衣襟只是不放。全姑輕輕以手推開，關住樓門而去。這新夫婦之相敬。不過相敬如賓；相愛，不過相愛如友。二更天氣，垂流蘇壓銀蒜六字盡之，不敢蹈小說家窠臼也。

次日，薛太太與薛法跟的女從男役，來蕭牆街送餽。老太太一席，譚黃岩一席，巫親家母與冰梅一席，新郎一席，女兒點心十二色，共五架食盒。譚宅款待，晚歸。犒從賞封，無不如意。

三日，新郎新婦，本家廟見，又與合家行禮。已畢，往見岳母，禮謂之「反馬」，俗謂之「回門」，新夫婦順便就與撫台大人磕頭。厚禮豐幣，撫台不受，說道：「我但受鄉會硃卷兩本，俾老伯之名，得列於齒錄履歷；我位至撫軍，賢姪不為無光。願族譜賢姪名下刻『聯捷進士』，則丹徒一族並為有光。

賢姪勉之。」款待而歸。

簣初夫婦回來，日色尚早，全姑已在樓下伺候。全淑到各樓下，與王氏奶奶、巫氏婆婆、冰梅姨娘，進行了反面之禮。

回到自己樓下，全姑捧的茶來，全淑笑道：「我還不曾拜你哩。」說著早已萬福。全姑放下茶盅，急忙相還。簣初笑道：「好禮，好禮，如何遺下我？」全姑笑道：「大叔在俺兩個跟前，無禮多了。」簣初笑道：「我怎麼無禮？」全姑道：「我不說。」全淑面發紅暈，面向裡坐了。全姑道：「奶奶昨夜叫我來這樓下住。我兩個合成伙兒。」簣初笑道：「你不識字，這位是有學問的。我說他省的，從今以後『熊魚可兼』。」全姑愕然，全淑在牀上只羞的向隅。簣初道：「全姑不解，我說一句兒答應我。」全淑一發羞了。簣初便要對著全姑，露些狎態魔障全淑。全淑急了。強答一句道：「省的人鵝趣蚌撫相持。」簣初道：「怪道你會畫，真正好丹青。從此『火齊必得』矣。」全姑只見兩個俱笑，看的呆了。是晚奉奶奶命，移於樓下南間。

樓上設兩張桌兒，一張簣初書桌，繙經釋史；一張全淑畫桌，筆精墨良，每印臨《洛神賦》，摹管道升竹子。一日問簣初索紙，簣初笑道：「娘行自會做紙，何必求人？」全淑微傲道：「罵人沒深淺。」簣初笑道：「我之與卿，原是就其淺矣，交淺不敢言深。」全淑沒奈何又笑了。夫婦妻妾之樂，簣初頗為修撰郎。從此讀書，日有大進。

大凡人之讀書日進而不已者，有兩樣：或是抑鬱之極，以發憤為功程；或是暢遂之極，以怡志為進修。簣初白日在碧草軒目不窺園，黃昏到自己樓上課畫談帖，偶然鬪韻聯句，不覺天倪自鼓。兩樣功夫互乘，屬題構思，竟成了風發泉湧，不惟不能自己，並且不能自知。到了秋闈，中了第四名《春秋》經魁。

到了臘月，舅爺王春宇的生意已發了大財，開了方，竟講到幾十萬上。年來，在漢口成了藥材大莊，正要上京到海岱門東二條衢衙如鬆號發賣。又在本省禹州橫山廟買的伏牛山山查、花粉、蒼朮、桔梗、連翹等粗貨，並帶的封丘監獄中黃薯，湯陰扁鵲廟邊九岐艾，汝州魚山旁香附子售賣。賣完，好趕鄭州廟會，再購藥材回漢口。緣天下都會地方，都有各省會館，而河南獨無；惟漢口有河南會館，以其為發實懷慶地黃之故。

所以王春宇多在漢口。如今年紀已老，正要到京城如鬆號藥材行算帳齊本錢，好交付兒子王隆吉掌櫃。恰好姐姐孫子簣初中了舉人，正月初二日上起身入京會試。舅爺王春宇於九月放榜來道喜時，說帶簣初一齊京，合家無不忻喜，說舅爺領的上京，雖他年輕，也就毫無掛心繫記之處。」

年底，譚紹聞坐轎上盛宅，說：「小兒公車北上，府上家書、物件，著小兒帶的去，好交盛二哥。我也隨一封問候信兒。」

盛希僑道：「多謝的很。我正要寫書子，叫賢姪帶的去。但只是我家有了奇事，要對賢弟說。前十數日，我家老婆子忽然對我說，該把二爺叫回來。我說他在京裡求功名，如何肯誤了他的事？老婆子說：『功名是小事，爹娘是大事。老人家年紀大了，我時常聽老人家念誦第二的，該把他叫回來，叫老人家喜歡。』我聽的這話，心裡說，狗嘴裡如何吐出象牙來？到底拿不穩他的心。我說：『第二的回來，又要各不著。』」老婆子道：

『誰家嫂嫂有各不著小叔道理，圖什麼美名哩？都是漢子各不著兄弟，拿著屋裡女人做影身草。我也是進士做官的孫女兒，你賴我不省事我不依。都是你想分，他想分，把我當中做壞人，落個攪家不賢。我再不依這事。難說我就沒見，俺家二老爺在福建做官回來，把皮箱放在客廳裡，同我家大老爺眼同開鎖，把元寶放在官伙裡。我小時親眼見的。你待兄弟有二心我知道，若不是我在暗裡調停，管保你兄弟兩個打的皮破血出。』我心中暗喜，這老婆子竟改話了。我說：『都是我為哥的不成心腸，多承賢妻調停。我糊塗，竟是在鼓中住著一般。明日我就上京，或差人上京，叫老二回來，叫老人家喜歡。我有眼不識泰山，冤屈，冤屈。』如今賢姪上京會試，我請來錢行，煩他帶我的家信。」紹聞道：「晚輩正當效力，何須賜飯。」盛希僑道：「我的心事，我的道理。」紹聞作別，盛希僑送出大門。

卻說紹聞回來，年內將簣初約的偕行同年，備席餞過。盛希僑亦請席，付與家信。單等開春，偕王春宇北上。

開正初二日，公車北上。到了京都，不去如鬆號，投中州會館停宿。至國子監交了盛希瑗家書，敘了離別。場期臨時，向觀象台邊尋了小下處，進了三場。場完，謄錄對讀，不必細言。譚簣初卷子，彌封了筵字三號，分房在翰林院編修吳啟修《春秋》房。薦上副總裁，搭上取字條兒，單等請了各省額數，以便定奪。偏偏《春秋》房所薦卷子，溢了額數一本，餘下筵字三號、貢字九號要汰一本。兩本不分伯仲，房考官吳老先生難以瑜亮。副總裁擇筵字三號經文中有一句不甚明晰，置之額外。不知怎的，筵字三號卷子，又在束中，貢字九號卷子落在地下。只得自疑手錯，仍然易去筵字三號卷子，拾起貢字九號卷子入東。及隔了一宿，睡到半夜時，微聞案上有窸窣之聲，窗上像個什麼黑黑的影兒。天明看時，貢字九號卷子，已被油污墨跡，不堪上呈。副總裁默然無語，暗忖此生必有大失檢處。

筵字三號遂昂然特薦。蒙大總裁批了「中」字，放榜時剛剛中了第二十一名。殿試又賜進士出身第二十三名。金殿傳臚以後，欽點翰林院庶吉士。即有走報的到寓，知會於二十五日到任。

至日冠帶，偕眾同年赴翰林院聽候宣旨訖，隨換朝衣朝冠，恭謁聖廟，同年團拜。

到任之事已畢，回至寓處。盛希瑗已補得南陽縣學教諭，來告回豫日期。譚簣初道：「且少遲幾日。我已打算告假修墳，與老伯同行，好領教益，途中不甚寂寞。」兩人訂明，譚簣初告假，蒙掌院學士批准，二人同坐一車，從人行李一車，出了彰儀門，徑投河南而來。

到了家中，拜主柘，與祖母、父親、母親、生母各磕了頭，說了幾句話。祖母王氏吩咐：「孫孫你去歇歇去，換換衣服。」回到自己住樓，全淑、全姑迎進臥房。全淑含笑萬福道：「恭喜！」簣初答揖，笑道：「何如？」全姑磕下頭去，笑道：「叩大叔天喜！」簣初伸手拉起，道：「罷麼，待我明日公服回拜。」全淑道：「不敢當。」全姑道：「那裡當的住。」夫婦妻妾溫款了一會，又上堂樓說中進士、點翰林的話。

王氏道：「近來人說話，只嫌聒的慌。你說的我不懂的，你上大廳與你爹爹說去罷。」父子到了大廳，把進京以至出京，子午卯酉細陳一遍。黃岩公問道：「帶的本城各宅家書末？」簣初道：「明日拜客送去。」黃岩公道：「你爺祖傳，帶人家信，不可一刻沉滯。」簣初連忙入後解開行篋，照封皮差人與各京官家送訖。

到了次晨，黃岩公、太史公各坐大轎，跟隨人家人，徑出西門，向靈寶公祖塋來行禮祭奠。黃岩公祝道：「後裔得成進士，欽點翰林，墓前封贈碑，門外神道碑，統俟鏤成擇吉豎立。」

周視楊樹，俱已叢茂出牆。俗語云：一楊去，百楊出。這墳中牆垣周布，毫無踐踏，新株分外條暢。黃岩公吩咐看墳的，平鋪坑坎，剪伐細碎，另日領工食時，再加十分之四的犒賞。看墳的欣然承命。依舊上轎進城。進的西門，滿路都是賀桌，人人舉觴，黃岩公父子疾忙下轎，一一致謝。說：「改日補帖罷。」到家用了早飯，黃岩公道：「該先到撫台大人衙門叩見。」簣初揀得聯捷硃卷二十本，朝考卷二十本，西河沿洪《縉紳》四部，刻絲蟒袍全料，顧繡朝服全料，朝靴四雙，羊脂玉瓶一枚，金鑲如意一匣，前邊金瓜紅傘導路，跟了京城帶來長隨四人，到了撫院衙門，傳進愚姪帖東。大炮三聲，兩樓鼓樂齊奏，閃了儀門，大人出暖閣，

傘扇罩著恭候。簀初見伯大人在暖閣上罩著，那裡還敢坐轎，急忙下來，跑上大堂。傘扇閃開，撫台大笑道：「賢姪榮列館選，老伯禮合迎迓，乃遵朝廷之儀注，非寵吾姪之私情也。丹徒生光矣！」簀初搶了一跪，稟道：「姪兒荷伯大人寵光，俟謁神主後，萬叩以謝。」撫台哈哈大笑，扯手進了暖閣。簀初躬身緊隨。到了後宅，閃開主柙，大人在前，簀初在後，大人跪下祝道：「鴻臚派後裔譚簀初中了進士，蒙皇上天恩，授以庶常，紹衣謹簀初告先。」一齊磕下頭去。簀初又扶台坐臨，以便叩拜。撫台道：「只此行禮便是。」簀初行了禮，又請伯母太太行禮訖。遂請榆次姑母太太行禮。榆次夫人見乘龍佳婿，少年英俊，加上官服，愈覺光彩奪目，好生喜在心頭。簀初行禮，薛沅陪著，禮畢，照樣還禮。撫台心中大喜，笑道：「看哥哥作戲，與甥女擇此賢坦何如？哥哥還要吃媒紅酒哩。」簀初留署管待，撫台首座，薛沅以客論坐東向西，簀初以姪論坐西向東。捧出席面，撫台道：「我生平做官日，從不過飲。今日先盡三巨觥，以志吾喜。」薛沅滿斟，簀初親奉。今日這席面，好生暢快人也。席完簀初出署回家，這賀客盈門，不必細述。

只此，譚紹聞父子，雖未得高爵厚祿，而俱受皇恩，亦可少慰平生。更可以慰譚孝移於九泉之下。孔慧娘亦可瞑目矣。

倘仍前浮浪，不改前非，一部書何月歸結？至於王中赤心保主，自始不二，作者豈可以世僕待之耶？把家人名分扯倒，又表其拾金不昧。